



เรียนรู้เพื่อรับใช้สังคม

นวนิยายของชื่อเหว่ยกับศาสนาคริสต์
ON SHI WEI'S NOVELS AND CHRISTIANITY
施玮长篇小说与基督教

WEI YUANKAI
(韦元凯)

วิทยานิพนธ์นี้เป็นส่วนหนึ่งของการศึกษา
หลักสูตรศิลปศาสตรมหาบัณฑิต (วรรณคดีจีนสมัยใหม่และร่วมสมัย)
บัณฑิตวิทยาลัย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หัวเฉียวเฉลิมพระเกียรติ
พ.ศ. 25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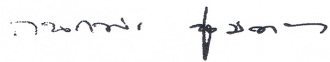
ลิขสิทธิ์ของบัณฑิตวิทยาลัย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หัวเฉียวเฉลิมพระเกียรติ

นวนิยายของชื่อเหว่ยกับศาสนาคริสต์
ON SHI WEI'S NOVELS AND CHRISTIANITY

施玮长篇小说与基督教

WEI YUANKAI (韦元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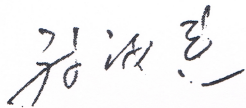
บัณฑิตวิทยาลัย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หัวเฉียวเฉลิมพระเกียรติ ตรวจสอบและอนุมัติให้
วิทยานิพนธ์ฉบับนี้เป็นส่วนหนึ่งของการศึกษา
หลักสูตรศิลปศาสตรมหาบัณฑิต (วรรณคดีจีนสมัยใหม่และร่วมสมัย)
เมื่อวันที่ 25 พฤษภาคม พ.ศ. 25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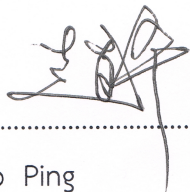
马华祥

รองศาสตราจารย์ ดร.กนกพร นิมทอง
ประธานกรรมการผู้ทรงคุณวุฒิ

Prof. Dr.Ma Huaxiang
อาจารย์ที่ปรึกษ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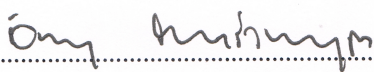
Prof. Sun Rujian
กรรมการ



Dr.Zhao Ping
กรรมการ



อาจารย์ ดร.นริศ วศินานนท์
ประธานหลักสูตรศิลปศาสตรมหาบัณฑิต
(วรรณคดีจีนสมัยใหม่และร่วมสมัย)



รองศาสตราจารย์อียสา จันทร์วิทยานุชิต
คณบดีบัณฑิตวิทยาลัย



ผู้ช่วยศาสตราจารย์ ดร.อุไรพรรณ เจนวาณิชยานนท์
คณบดีคณะภาษาและวัฒนธรรมจีน

施玮长篇小说与基督教

韦元凯 554077

硕士学位(中国现当代文学)

指导老师: 马华祥教授

摘要

施玮,最早于 20 世纪 80 年代以女诗人身份出现在中国文坛。她的第一部诗集是《大地上浴雪的女人》,后来她慢慢开始尝试写小说,并于 1996 年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柔弱无骨》。无论是她的诗歌还是小说都透着一股浓郁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气息。1996 年底,她随着丈夫移民美国,并于 1999 年复活节受洗成为一名基督徒。之后,她以“华人基督徒作家”的身份出现,用基督教思想的眼光审视人的灵魂与生活。她首先提出了“灵性文学”的概念,在这个概念的指导下,她创作了做多的作品。这些作品与之前的作品相比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也引起了不少学者的注意。

本文首先对中国基督教文学进行阐述;然后是对施玮创作的历程以及“灵性文学”的起源、概念进行阐述、辨析。然后主要通过对施玮长篇灵性小说《放逐伊甸》、《红墙白玉兰》、《世家美眷》中故事模式和主题原型与基督教和《圣经》的关系进行讨论总结,最后针对“施玮现象”对中国文坛、社会的意义进行讨论。

关键词: 施玮 基督教 长篇小说 灵性文学

นวนิยายของชื่อเหว่ยกับศาสนาคริสต์

WEI YUANKAI 554077

ศิลปศาสตรมหาบัณฑิต (วรรณคดีจีนสมัยใหม่และร่วมสมัย)

อาจารย์ที่ปรึกษาวิทยานิพนธ์: MA HUAXIANG, Ph.D.

บทคัดย่อ

ชื่อเหว่ยเป็นกวีหญิงที่เป็นที่รู้จักในวงวรรณกรรมประเทศจีนตั้งแต่ต้นศตวรรษที่ 20 ในยุค 80 ผลงานรวมเล่มบทกวีเล่มแรกของเธอชื่อว่า ต้าตี้ช่างอวีเสวียะเดอหนี่เหริน จากนั้นเธอก็เริ่มลงงานเขียนนวนิยาย ในปี ค.ศ. 1996 เธอได้ตีพิมพ์นวนิยายเล่มแรกชื่อเรื่อง โหยวยั่วอู่กู่ ไม่ว่าจะป็นงานแต่งกลอน หรืองานเขียนนวนิยายของเธอก็ล้วนแฝงไปด้วยแนวคิดและวัฒนธรรมจีนโบราณปลาย ปี ค.ศ. 1996 เธอย้ายตามสามีไปอยู่ประเทศสหรัฐอเมริกา เทศกาลอีสเตอร์ปี ค.ศ. 1999 เธอเข้าพิธีรับศีลเป็นคริสเตียน นับจากนั้นเธอก็ได้ชื่อว่าเป็นนักเขียนคริสเตียนชาวจีนโพ้นทะเลที่ใช้มุมมองและแนวคิดของศาสนาคริสต์ในการมองดูจิตวิญญาณและการดำเนินชีวิตของมนุษย์ เธอเป็นคนแรกที่เสนอแนวคิด “วรรณกรรมจิตวิญญาณ” และมีผลงานตามแนวคิดนี้อีกมากมาย งานเขียนแนวนี้ก่อให้เกิดการเปลี่ยนแปลงหลักการเขียนที่ผ่านมาในอดีต และทำให้นักวิชาการหันมาให้ความสนใจมากขึ้น

วิทยานิพนธ์ฉบับนี้ เริ่มจากการศึกษาวรรณกรรมคริสเตียน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จีน ตามด้วยการศึกษาประวัติการประพันธ์ของชื่อเหว่ย สืบค้นจุดเริ่มต้น และวิเคราะห์แนวคิด “วรรณกรรมจิตวิญญาณ” โดยนำนวนิยายของชื่อเหว่ย 3 เรื่อง ได้แก่ “ฟางจู่อี้เตียน” “หงเฉียงไปอวี๋หลัน” และ “ชื่อเจีย-เหมย์จ้วน” มาศึกษาประเด็นและเนื้อเรื่องที่มีความสัมพันธ์กับศาสนาคริสต์ และพระคัมภีร์ไบเบิล สุดท้ายจึงอธิบายถึงปรากฏการณ์ชื่อเหว่ยในแวดวงวรรณกรรมจีน

คำสำคัญ: ชื่อเหว่ย ศาสนาคริสต์ นวนิยาย วรรณกรรมจิตวิญญาณ

ON SHI WEI'S NOVELS AND CHRISTIANITY

WEI YUANKAI 554077

MASTER OF ARTS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THESIS ADVISOR COMMITTEE: MA HUAXIANG, Ph.D.

ABSTRACT

Shi Wei started as a poetess at Chinese literary circles in 1980s. Her first poetry anthology is “da di shang yu xue de nv ren”, and after that She began to write novels. Her first full-length novels “rou ruo wu gu” was published in 1996. Both of her poems and novels are full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mes. At the end of year 1996, she immigrated to USA. With her husband. She was baptized as a Christian at Easter of 1996. After that she is writing as Chinese-overseas Christian writer, which is about spirituality and life by using Christian ideology. She was the first defined spiritual literature theoretically, and she wrote lots of works under this theoretic. The change in her ideology resulted in huge change in her writings. Her works were noticed by academicians. Firstly, this thesis elaborate on Chinese Christianity literature. Then elaborate on Shi Wei's writing history, origin and discriminate theoretic of “spiritual literature”.

Discuss and summar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ory models, prototype in full-length spiritual novels: “Fang zhu yi dian”, “Hong qiang bai yu lan” and “Shi jia mei juan” and Christianity and bible. At last talking about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hi Wei phenomenon in Chinese literary and society.

Keywords: Shi Wei, Christianity, Novel, Spiritual literature

目录

บทคัดย่อภาษาไทย	I
บทคัดย่อภาษาอังกฤษ	II
摘要	III
目录	IV
引言	1
第一章 施玮的基督教情结	3
第一节 基督教与中国文学	3
一 基督教简介	3
二 基督教与中国文学	4
第二节 施玮的献祭	7
第二章 施玮的灵性文学	11
第一节 灵性文学“的孕育	11
第二节 灵性文学“的定义	12
第三节 施玮的灵性小说创作	13
一 《放逐伊甸》	13
二 《红墙白玉兰》	14
三 《世家美眷》	15
第四节 信与静的语境	16
第三章 “灵性文学”的叙述模式	18
第一节 故事情结模式	18
一 《放逐伊甸》的故事模式	18
二 《红墙白玉兰》的故事模式	21
第二节 人物原型	22
第四章 施玮“灵性文学”的现实意义	26
第一节 施玮“灵性文学”的文学意义	26
第二节 施玮“灵性文学”的社会意义	27
第三节 施玮长篇小说“灵性文学”的缺憾	29
结论	31
参考文献	32
致谢	34
ประวัติผู้เขียน	35

引言

基督教从唐朝开始进入中国直到今天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特别是在“五四”期间，基督教思想文化对中国思想文化界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中国文坛上，出现了如冰心、林语堂等基督徒作家。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基督教和基督教文学渐渐沉寂下来。但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基督教再次在中国这块信仰干旱的大地上成长起来。“艺术一向和宗教是不可分离的。”^[1]因此基督教文学作为一门文学也随着基督教的迅速发展而兴旺起来。我们所说的基督教文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是指限于赞美诗、祷文、宣道文等在内的传统意义上的基督教文学，广义的是指基督教著作家本着基督教主义和精神、不违背基督教思想而有文学要素的一类文学。其中除了前面所说的传统意义上的基督教文学之外，还有纯文学层面的基督教文学。”^[2]在本文中讨论的乃是广义的基督教文学。文坛上再次出现了新一代的基督徒作家，比如北村、施玮、萧潇、吴尔芬等。

施玮作为当代一名杰出的基督徒作家，她在诗歌、小说、散文等各种文学形式上都有着丰硕的成果。近年来她提出了“灵性文学”的概念，起先在诗歌上进行试验，后来又将这一概念运用到小说的写作上，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引起了不少专家学者的关注。为一直默默无闻的基督教文学赢得了无数的掌声，因此她的作品在当代基督教文学上占有重要位置。

长篇小说被视为“文学的金字塔尖”，是最能体现作家文学创造力的文体，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时代文化水准的反应。同时笔者认为施玮的“灵性写作”，追根溯源乃是基于以基督教思想为基础的写作。而综观对施玮及其作品的研究，目前还没有学者从“施玮长篇小说与基督教”这一角度作为切入点进行分析研究。因而笔者选择施玮长篇小说与基督教为研究对象，这样更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作者的思想、创作意图以及其文学价值。因此从这一角度对其作品进行研究是一件极具意义的事。

学界对施玮及其作品相关研究成果如下：殷羽的《论华裔作家施玮的灵性写作》（广西师范硕士论文，2010），主要通过运用圣经中“罪”的观念和婚姻观念来讨论其灵性小说，以及用巴尔萨的神学美学观来鉴赏“灵性文学”诗歌；朱叶熔的《灵性文学视阈下的施玮小说创作论》（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则是将施玮在2011年以前施玮的“灵性文学”下的小说从创作论的角度进行分析总结；邱亚雷的《荆棘中盛开的百合——解读施玮诗集〈歌中雅歌〉》（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3，第2期）和刘光耀的《生命：从诗歌、梦想到重生的跋涉——施玮诗集〈歌中雅歌〉简评》（作家，2012年，第29期）则主要是对其诗歌的概括研究（和评论）；王文胜的《论施玮〈斜阳下河流〉的基督教立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和刘敏的《论基督教文化与〈红墙白玉兰〉的对位》（河北工业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则是站在基督教义上对这一单篇小说进行评论；刘敏的《爱是绝途中行走——读施玮长篇小说〈红墙白玉兰〉》（安徽文学，2009年，第8期）是对小说故事的总结和评价。同

^[1]朱维之. 基督教与文学.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4

^[2]刘丽霞. 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历史存在.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3~4

时还有季玠的博士论文《野地里的百合花——论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基督教文学》（苏州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对将施玮所有作品放在中国基督教文学中探讨。

本篇论文主要对施玮的长篇灵性小说《放逐伊甸》、《红墙白玉兰》以及最新出版的《世家美眷》为研究对象，探讨她的长篇灵性小说与基督教的关系。



第一章 施玮的基督教情结

第一节 基督教与中国当代文学

一、基督教简介

基督教,顾名思义就是以耶稣基督为崇拜对象的宗教。其起源于公元一世纪中东的巴勒斯坦犹太地区。基督教的创始人是拿撒勒的一个木匠—耶稣。在罗马帝国后期广传于整个帝国,并于公元前四世纪被罗马帝国国王君士坦丁大帝钦定为罗马帝国国教。但是后来由于罗马帝国的衰退,逐渐分为东西罗马帝国,基督教也随之分为东西两大派别,即:以东罗马为中心的西派教会和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派教会。并且最终于 1054 年正式分裂,西方教会自称为“公教”,即天主教;东方教会自称为“正教”,即东正教。天主教后来在 16 世纪到 17 世纪的教派中继而又分裂出基督教“新教”。^[1]从此就出现了基督教三足鼎立的局面直至今日。

“上帝”作为基督教信仰的中心,其概念都是由《圣经》中的内容总和归纳而得出来的。主要在以下方面表现出来:第一方面,上帝是具有三个位格(即:圣父、圣子、圣灵)的独一真神。上帝借先知以赛亚的口说“我是耶和華,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其他信仰中的“神”或“救主”都是魔鬼“撒旦”的化身。由此可见,极度排外性也是基督信仰中的一个特征,正如《马太福音》中所说的:“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而且在本质上不容异教说,更反对神秘力量以及神秘学说。第二方面,上帝是天地万有的设计者和创造者。在《圣经》的《创世纪》中,上帝用五天时间创造了包括光、土地、水、飞禽走兽等一切万物。在第六天上帝用泥土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并“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因此人是有别于其他被造的,因为他有上帝的形象,是有“灵”的“活人”。第三方面,上帝是历史的主宰。这一观点于公元 5 世纪由奥古斯汀在其著作《上帝之城》中首次提出,继而巴特菲德尔也在其著作《基督教与历史》一书中提出了上帝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主轴”的观点。基督教认为:历史(His-story)是祂的(His)故事(Story),祂是历史的主宰,是神奇妙作为的记录。一件事情的发生、过程与结果都掌握在神的手中。上帝甚至比我们自己更清楚我们自身,“甚至你还在母腹中我就认识了你”^[2],“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3],“甚至连你的头发我已经都数算过了”,“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4]。这与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大相径庭,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认为历史的发展乃是基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历史是具有一维性和不可逆性的,是线性前进的时间上对事件的记录。第四方面,上帝的救赎。因为人类的祖先亚当、夏娃吃了“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违背

[1] [英]麦格拉斯.基督教概论.(马树林,孙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49

[2] 旧约圣经.南京: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2008.1202

[3] 旧约圣经.南京: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2008.997

[4] 新约圣经.南京: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2008.161

了神，种下了原罪。但是上帝派下祂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为人类作罪的“赎价”，“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1]上帝之所以会赦免人的罪，源于“神爱世人”，乃毫无条件、无私的大爱。上帝之“爱”乃是基督信仰的一个重中之重，在《圣经》中多处谈论到爱的真谛和教人学会怎么去爱，说基督教是“爱”的宗教实不为过。第五方面，上帝的末日审判。耶稣基督会在未来某个不为人知的时刻再临，对世上所有的人包括一切死人和活人进行审判。信耶稣的人便得进入天国得享永生，不信的人便进入地狱。基督徒认为神是信实的，末日审判必定到来。

二、基督教与中国当代文学

对于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在学术界中众说纷纭。《中国史略》作者李文彬就在书中提到东汉时期叙利亚传教士借学习养蚕制丝之口到中国传教，倘若如此，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几乎和佛教是同一个时候。但是此种说法仍有诸多疑点，考古上也还没有找到什么实物足以证明其说法。然而，最早发现能说明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实物证据是明朝天启年（公元 1625 年）在西安西郊出土发现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在此碑上刻有：“太宗文皇帝广华启运，名圣临人，大秦国有上德曰阿罗本，占青云而载真经望风律以驰艰险，贞观九祀，至于长安，帝使宰臣房玄龄，总使西郊，宾迎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闱”等话语。^[2]由此我们可以推算出：景教即基督教，于唐贞观九年（公元 635）传入中国，首位传教士叫阿罗本。此碑文除了记叙景教的传入外，还借用大量儒、释、道三教经典和中国史书中的典故来阐述耶稣基督的生平事迹等等。该碑文虽为外国传教士景净所撰写，但其行文流畅，用词得体，读之不觉晦涩难解，堪称一篇优美的历史散文，同时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国传世的首篇基督教文学作品，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研究价值。

至于中国古代与基督教相关的主要文学作品有：被称为“唐代景教文学的珍奇”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和被称为中国“最早的圣歌”《三威蒙度赞》，另外还有清朝康熙帝的《十字架赞》和吴蠢樵的诗歌《真神十诫歌》。这些作品创作的主要目的乃是通过文字的形式传播其宗教教义以及宗教思想，劝人皈依，因此，很少受到当时主流的文化知识分子的注意。可以说在 20 世纪“五四”前由于基督教对中国的文化思想界影响不大，相关的作品也并不多，未受到关注。^[3]

直到 20 世纪初，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备受有着先进科学技术、扛着“洋枪大炮”的西方列强的蹂躏摧残，人民生活极度艰难。此时，一方面中国很多有学识的知识分子看到西方文化思想、科学技术的强大，也想从西方的思想文化中“师夷长技”，求得“立国”之良方；同时在另一方面，1919 年时值“五四运动”及同时期“新文化运动”，中国的第一部白话翻译巨著《官话和合译本圣经》出版问世。^[4]因此，诸多的文学家、思想家甚至革命家开始

^[1]新约圣经. 南京：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2008.169

^[2]王治心. 中国基督教史纲.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22-26

^[3]朱维之. 基督教与文学. 上海：上海青协书局，1941.142

^[4] [德]伊爱莲. 一生之久的工作：〈和合本〉翻译 30 载. 蔡锦图译. 香港：汉语圣经协会有限公司，2003.83

关注基督教，从文学、思想、政治等各个角度发表关于基督教评论。基督教曾一度被国人广泛地考虑作为救国救民的出路之一。^[1]虽然在这一时期里基督教先后受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待遇：先是极力推崇后是极力批判。这样截然不同的变化，我们可以从陈独秀的身上明显的看得出来。1917年，陈独秀在《新青年》3卷第三期中说道“推行耶教，胜于崇奉孔子多矣。”^[2]；在《基督教与迷信鬼神》中又说：“然吾国人若信基督教，岂不愈于迷信鬼神，崇拜动物乎？”^[3]然而陈在《偶像破坏论》中他提出了判若两人的见解：“一切宗教，都是骗人的偶像：阿弥陀佛是骗人的，耶和華上帝也是骗人的……都应该破坏！”^[4]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中国文人对基督教又爱又恨的矛盾心理。在这矛盾重重的时期，基督教得到了充分的讨论，也进入了诸多文人大家的笔下。可以说基督教文化思想此时才真正开始在这佛释道文化根深蒂固的中国破土而出生根发芽。在这一时期也产生了诸多的基督徒作家，譬如：冰心、林语堂、许地山、庐隐等等。他们的作品褪去了浓重的说教色彩，在文学艺术上得到了很高的成就，给祖国现代文学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同时也奠定了中国基督教纯文学的基础。^[5]

1949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文学也随之进入了当代文学的新时代。然而基督教和基督教思想文化在这新生的国度里，出于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的种种原因，被打上了“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印记，犹如被捕定刑的耶稣一般处处遭受排斥、打击，一步步被推向“十字架”。在1950年到1951年，“所有在华的宣教士被驱逐出境，所有学校、医院、出版社等等教会产业全部被没收。”^[6]到了“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期间，宗教也遭受到了极大的反对，宗教信徒也被归入“牛鬼蛇神”一类推到大街上游行、批斗。“和佛寺道观清真寺同命运，基督教教堂也被关闭、捣毁或者改作它用。‘爱国’教会、主教、教士和教友也因宗教信仰受到影响和迫害，或者被强制劳动，或者被捕入狱。……和中国社会的其它机构一样，基督教教会以及其它宗教在外表上彻底地瓦解了。”^[7]在文学上也是批判否定重重，穆旦在1951年创作发表的诗歌《感恩节——可耻的债》写到“快感谢你们腐臭的玩具——上帝！”^[8]还有同年的另一首诗歌《美国怎么样教育下一代》中也说道“黑衣牧师每星期向你招手，让你厌弃世界和正当的追求。”^[9]王蒙自己也承认在1953年自己的成名作《青春万岁》中“可以说有相当浓的反宗教情绪”^[10]。在这一时期，类似的文学作品还有很多，比如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穆旦的《神的变形》和张维辉的《挣脱了十字架的耶稣》等等。可以说与“五四”时期“非基运动”对基督教的打击更加严重、惨痛，甚至没有发言伸冤的权力。在这些作

[1]杨剑龙.论“五四”知识分子与基督教文化.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38(3):4

[2]陈独秀.警告青年.新青年,1917.3(3):5

[3]陈独秀.独秀文存.合肥:上安徽人民出版社,1988.655

[4]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84.276~278

[5]刘丽霞.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历史存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152

[6]秦家懿.孔汉思.中国宗教与基督教.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97.213

[7]秦家懿.孔汉思.中国宗教与基督教.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97.213~214

[8]穆旦.穆旦诗全集.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279

[9]穆旦.穆旦诗全集.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276

[10]王蒙,王干.王蒙王干对话录.桂林:漓江出版社,1992.153

品中充斥着强烈的政治形态意识和民族情感，当然在政治立场上这些作品是无可挑剔的“佳作”，但是在文学审美的角度上看，却有着一定的消极作用。因为作品中对基督教的描写已经是既定的，所以无论故事情节如何发展，如何跌宕起伏、人物是如何的塑造、主题是如何变化，在这既定的前提下都是毫无新意可言的。

在中国大陆，从1949年建国到七十年代，宗教一直处于被政治轻视状态，因此涉及基督教的作品也相对单一，为数也不多。基督教与文学在“五四”前后期间的联姻关系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原因也就日益疏远了。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改革的“春风”也吹遍了这“冰封”已久的中国大地，长期“冬眠”的人们的思想也在这“暖春”中渐渐醒来。“文化获得了新的方向性开拓，对宗教采取了现实主义的态度，谈论宗教和信仰宗教不再是禁区”^[1]，政府开始重建、开发过去破坏和没收的道观、寺庙和教会等等宗教场所。宗教团体也得到允许培训新的神职人员，一些文革期间转入“地下教会”的基督徒也纷纷回到教会，并且皈依基督教的人也日渐踊跃。人们的生活水平在改革开放后也得到了日益的增长，与此同时，中国人们在“文革”中的价值观和信仰体系有所松动，甚至解体，因此人们开始摆脱一体化信仰的束缚，寻找个人的精神家园。基督教又再次为这些人提供了精神上的慰藉。再者，中国文学也在“文革”后开始进入了“新时期文学”^[2]。由于思想言论的再度放松，知识分子开始了基督教文化对当代意义的讨论，出现了众多与基督教相关的作品。比如礼平的中篇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作为80年代第一篇涉及基督教的小说发表于1981年《十月》第一期上。小说以“文革”为背景，讲述了南珊因为自己的出身国民党的问题，不得已要与自己的恋人李维平分开，到农村插队的故事。小说中女主人公在与自己的祖父母的交谈中说要把自己交托与“那个老人”的上帝手中。在这篇作品中基督教也是建国以来首次以正面形象出现在广大读者的面前，同时小说也高度地颂扬了基督教精神。到80年代中期，“基督教成为越来越多作家创作的元素与模仿对象”^[3]。比如被称为在“中国新诗史上最有影响力的诗人”之一的海子，他曾经在其作品中说：“圣书的上卷是我的翅膀，无比明亮，有时候像一个阴沉沉的今天。圣书的下卷肮脏而欢乐，当然也是我受伤的翅膀……我空荡荡的大地和天空，是上卷和下卷合成一本的圣书，是我重又开辟的肢体流着雨雪在二月”^[4]他的诗歌意象内容和诗作结构上都深深的受到了《圣经》的影响，在其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圣经中的意象，比如上帝、救世主、弥赛亚、耶稣基督、地狱、天堂，很多甚至成为他诗歌的题目。在他的长篇代表作《太阳·七部书》的结构上：“《太阳》的结构设计‘吸收了希伯来《圣经》经验’，‘《弑》有《列王纪》的印迹’，‘《弥赛亚》有《雅歌》与《耶利米哀歌》的印迹’。”^[5]甚至在1989年海子卧轨自杀时，选择陪伴他身旁的四

[1]从新强. 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当代文学. [博士学位论文]. 济南: 山东大学中文系, 2003.17

[2]洪子诚. 当代文学概说. 南宁: 广西教育出版社, 2000.136

[3]程莹. 论北村小说创作与基督教. [硕士学位论文].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 2008.6

[4]海子. 海子诗全集.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9, 508~509

[5]叶蓉, Jana Benická[斯洛伐克]. 论《圣经》对文革后几位朦胧诗人的影响. 杭州: 浙江大学学报, 2004.34
(2): 78

本书中，其中一本就是《圣经》。可见基督教所有思想、哲学、文化的源头《圣经》对其影响之大。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从王蒙的《十字架上》，冯翼才的《末日夏娃》看到基督教元素在这些作品中的体现。

90年代到本世纪社会进一步的开放化，文坛上很多作家不仅仅局限于将宗教作为其写作的题材或背景，而是价值取向与精神维度都与宗教统一化。^[1]于是很多作家，比如北村、张承志、熊尚志等等都分别皈依了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先锋小说作家北村说：“1992年3月10日晚上8时，我蒙神的带领，进入了厦门一个破旧的小阁楼，在那个地方，我见到了一些人，一些活在上界的人。神拣选了我，我在听了不到二十分钟福音后就归入主耶稣基督。”^[2]此后北村开始了他的“文学朝圣”之旅，并且提出了“神性书写”的口号。他的作品开始以基督信仰之光彻照人类精神的幽暗之处，审视人类的罪恶与痛苦，并且为人类指出一条救赎的道路。除此之外，中国文坛上也出现了很多信仰基督徒作家，如鲁西西、沙光、吴尔芬、杜商、萧潇以及李秋沅等等，他们的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思想评论乃至儿童文学等，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涉及诸多类型读者的读物。这一时期笔者认为可谓是基督教思想文化“百花齐放”的春天，同时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增添了更多的活力与写作的空间。

第二节 施玮的献祭

查看从耶稣诞生到公元120年的罗马史料，人们可以发现关于耶稣的记载屈指可数。或许有人会惊讶，冠有：“基督”、“弥赛亚”、“犹太人的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神的羔羊”、“大祭司”、“拉比”、“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3]等等诸多头衔的伟大历史人物，为何关于其事迹的记载除了圣经外，就凤毛麟角了呢？试想，作为一个木匠的儿子，三十岁前几乎一直生活在拿撒勒这样一个穷乡僻壤的乡下。那些罗马历史学家大都把精力集中于罗马本身或者罗马历史的缔造者——决定当时国家、社会命运及走向的伟人和名人身上，又有多少人会去在意一个四处游走，说自己是“犹太人的王”的乡下“痴狂者”呢？施玮作为当代的一名诗人、作家，她的名字在目前各种文学史著作或教材尚没有提及。因为我们审视与研究文学、社会文化现象等等都被我们现今的文学主流意识形态所主导，因此基督教文学也就很少能进入文人学士还有专家们的“法眼”，从而就失去了进入主流学术视野的机会。“而如果存在中国圣经文学史的话，要想忽略施玮的名字也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卓越的文学成就使得施玮成为了中国圣经文学的开创性和代表性作家。”^[4]

施玮，1963年这样位出生于上海的江南才女，如同圣经中的耶稣一样，施玮在现在、过去也有着许多的头衔：诗人、作家、画家、编辑、主持人、博士、技术员、助理、经理、团干、党干、经理、书商、红小兵等等。每一个头衔都见证了她在人生道路上成长的每一步。

^[1]毛华兵，童辰. 文学的宗教拯救及其限度. 长春：作家杂志，2010.5：4

^[2]北村. 我与文学的冲突. 沈阳：当代作家评论，1995.5：66

^[3]旧约圣经. 南京：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2008.1097

^[4]季玢. 野地里的百合花.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110

施玮可谓是一位出身书香世家的女子，她从小就在祖母的唐诗宋词、母亲的西方童话还有小人书和江南幽怨绵绵的戏曲里面熏陶长大。她对文学的热情之种早就在幼年时期播下。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施玮的首部长篇小说《柔若无骨》中得到印证。在文中作者通过描述方佳瑜叙述其幼年的生活：住在苏州的状元府，由奶奶教读古诗词，“在我五六岁的时候，我就看过了《红楼梦》、《牡丹亭》、《西厢记》，还有许多外国名著编的小人书。”^[1]同时这也映射了作者的美好幼年生活，因为“我”一直与“奶奶”住在一起，“由此可推想文革初期他们的生活也是很不错的”。^[2]根据施玮的出生年份计算，施玮正当学龄进入学校的时候也是文革高潮迭起的时候。“但当我被送进学校（也算是离开家庭进入社会后），立刻抛弃了小江南的缠绵，主动投身于革命的大熔炉。”^[3]就像《柔若无骨》中的王静梅，因为家庭成分原因时常自卑沮丧，为了划清自己与资产阶级家庭的界限，不惜出卖深爱自己的母亲换取建设兵团的军装。施玮确实也是因为自己家庭的原因，好不容易当上了“红小兵”，于是把自己的热情一股脑门儿的投了进去：废寝忘食研读“红宝书”、把幼小时打下的扎实的文学基础转换为成为无产阶级的工具。“从小学为老师同学写大小字报，到中学出黑板报写广播稿。”^[4]，因此也换来了“团干部”、“当宣传委干事”等职位。热烈的革命激情和对毛主席著作的热爱使她决心做个“红色的革命接班人”，工作后自己掏腰包报读了成人自学高考党政系。

1989年施玮在所谓的“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她和许多文人、大学生一样经历了梦想的破灭。自己的生命受到了世事、人情的重创：被警察审问、被取消预备党员资格、被停薪留职、被爱人抛弃、与父亲冷战、被怀疑监守自盗等等，因此她的革命热情被浇灭了，曾经高举的“真理”也杳无踪影了，一切的标准也模糊了。“我最痛心的是‘真理’仿佛已经死亡，对光明的追求变得遥不可及”。^[5]然而在这“真理”死亡的黑暗时期，她结束了北京鲁迅文学院的学习，来到上海复旦大学，成为复旦大学中文系第一届作家班学员。这期间，她开始在《诗刊》1989年的第8期上发表了自己的两篇处女作诗歌《走在阳光里》和《晨醒》，之后该年年底又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诗歌《关于玫瑰》。这些诗歌显然比较稚嫩，不够深刻。当然也有其历史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在经历了一次大的“震动”之后，大家都心有余悸，不敢过于锋芒毕露，深怕“因言获罪”。但很大程度上这些诗歌的发表标志着她真正的踏入了文坛。在1990年，她27岁，那年她写下了自己的第一首长诗《生命历程的呈现》，开始回溯自己的过去，开始向读者展示一个自我真正的内心世界。诗中“我对自己追求真理与光明的‘人生理想’宣告了‘死亡’与‘空白’”^[6]，但冥冥中又有一股力量（也许是来自对文学的热爱，也许是来自之后她所遇见的“神”。）支持着她，让她在负荷重重中等待，“等待门砰然打开，等待肩上一只手的份量。”

^[1]施玮. 柔若无骨.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362

^[2]施玮. 柔若无骨.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227

^[3]施玮. 生命的长吟.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1

^[4]施玮. 生命的长吟.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1

^[5]施玮. 生命的长吟.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2

^[6]施玮. 生命的长吟.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2

^[2]在她“等待”的期间她在国内各大刊物上发表大量的作品，比如：《人民文学》等刊物发表的《百首无题抒情十行诗》、《中国诗人》发表的诗组《灿烂爱心》、《星星诗刊》发表的《海在近旁》、《作家之门》发表的诗组《女性自白》、《诗刊》发表的《狂草》、《南方文学》发表的《天籁》和《新大陆》发表的长诗《古墓》等，并且在1994年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首部个人诗集《大地上浴雪的女人》和1997年的内蒙古出版社出版的首篇个人长篇小说《柔若无骨》等。施玮和她的这些作品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从她的诗集《大地上浴雪的女人》中，可以看到作者极力寻求庄子“天人合一”的境界及其“化身为蝶”的禅意。

1996年年底，厌倦北京生活，想安静写作的施玮以陪读身份与丈夫张骏移居到美国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克基。在阿尔伯克基，华人稀少，甚至连华文报刊都没有，认识施玮或者对她感兴趣的人几乎没有。她原本是要打算寻找安静之地写作的，但（当你查看施玮创作年表时，你会发现）自1996年为次年即将出版的长篇小说《柔若无骨》创作长诗《宋词与女人》后，1997年到1998年，在这两年期间她几乎停止了写作。在《世界百位作家谈写作》一书中，台湾基督徒作家陈映真说：“作家不写作，他的思想也就逐渐停止了活动。”^[3]这对一个作家来说是悲哀的。施玮得到了她想要的安静，但她远离了熟悉的语言，远离了熟悉的文字，也失去了作家的光环。“外面的喧哗消失后，我不得不面对自己灵魂的真象，那种虚空、苍白、破败不堪，令我完全地绝望了”。觉得“我自己一直处在‘等死’的状态中。”

“当我最忧伤的时候，我遇见了耶稣。”^[4]，这是1999年初，施玮停笔两年后，她因带中国上海来的老乡到教会的机会，“这也是我第一次不以观光的心态去教堂”。在教会看完《耶稣传》一周后的一个晚上，“他在一周后的一个晚上用一串智慧的话语向我的心灵发问。‘你为什么写？’‘你为什么活？’”，“我当时就在这问话面前垮掉了，神以我‘虚无’的人本主义的‘矛’，攻了我来自文化中的、功利的不朽价值观之‘盾’。”于是施玮听到神的呼召：“女儿，来！把你的生命和艺术给我”，“对于我的生命，他要我：‘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不可熄灭。’对于艺术，他要我：‘放弃你的审美’”。^[5]就这样经历了一连串的“神迹”后，施玮于1999年的复活节那天受洗归入主名，成为一名基督徒。

受洗后的施玮，如同耶稣从死里重新复活一般，她有了新的生命，新的思维。她开始重新创作，在神的带领下，她积极地以先锋的姿态进入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创作，试图在中国发起一场“文艺复兴”。从2001年到2005年，她到美国西南三一神学院学习“圣经研究与神学”硕士，后来又攻读旧约文学博士。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和对圣经的学习研究，她发现：“从中国文化本身来理解圣经，并以中国文字语言来表达圣经思想，并不困难。所有的阻隔与困难其实在于我们绕了一个圈，西方地域文化作为载体把圣经基督教思想带给了我

^[1]施玮. 生命的长吟.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6

^[2]陈映真. 世界百位作家谈写作. 延吉：延边出版社，2004.26

^[3]施玮. 你心是否忧伤. 施玮文库：http://www.shiwei.org/index_essay_jesus01.htm

^[4]施玮. 女儿，来！把你的生命艺术给我. 施玮文库：http://www.shiwei.org/index_faith_witness.htm

们，但同时它却成为中国文化真正与基督真理，与圣经融合的阻碍”。^[1]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施玮的创作有了丰硕的成果：除了在海内外各个刊物上发表诗歌、小说等各种形式内容的文学作品外，还创作了中国当代首部宗教大型歌剧《创世纪》，出版了长篇灵性小说《放逐伊甸》、《红墙白玉兰》、《被呼召的灵魂》，诗集《银笛》、《生命的长吟》、《歌中雅歌》，诗文集《天地馨香》，文学评论《从当代文学现象试析中国作家群的困窘》、《华文基督教文学浅议》、《扩大我们的帐幕》、《“神性写作”上帝呼唤》、《开拓文学的灵性空间》，主编《灵性文学丛书》等等。除此之外，在2003年网络文学兴盛之际，施玮建立了网上工作室：施玮文库（www.shiwei.org），继而又开通了命名为“歌中雅歌”的博客等作为自己作品的阵地和与读者交流的平台。同时，借着自己从小的爱好和在大学里学过的一些基础，施玮开始为自己的长篇小说画插图，最后在甚至开展了多次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情并茂的诗画展。

施玮的生命“经历了梦想的破灭，经历了愤世嫉俗；经历了幽闷自闭，经历了沉迷虚玄；经历了追逐潮流，经历了放纵寻欢。最后，在绝望的死地却遇见真光，得以重生。”^[2]重生后的施玮，把自己献上，作为馨香的祭，用自己的笔见证她的信仰，总共发表了300万余字的作品，她在文学上的成就也如同挂满了累累果实的葡萄枝。这样的文字事功是《圣经》所教导的，也是神所喜悦的：耶稣在升天前，给他的门徒留下了一个大使命，即：“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3]从此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到虔诚的施玮积极写作基督教文学的原因——神给基督徒的使命。

^[1]季玢. 野地里的百合花.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111

^[2]施玮. 生命的长吟.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1

^[3]新约圣经. 南京：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2008.94

第二章 施玮的灵性文学

第一节 灵性文学的孕育

针对中国当代文学日益物质化和世俗化，早在 2006 年，施玮在编辑《灵性文学丛书》时就开始提出“灵性文学”这一概念，给人一个新的价值观与世界观。^[1]并在 2008 年 6 月号的《海南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了题为《开拓文学的灵性空间——“灵性文学”的诠释》的文章，对她所提出的这一概念进行更全面的解释。

当我们将“灵性文学”这一概念进行进一步研究时，可以发现它并不是无根之源，无本之木。灵性文学的产生是孕育在“神性写作”的理论以及“第三极”文学运动的基础上的。^[2]

由于不满于知识分子写作、后现代主义及回归写作的写作思潮，反对当今写作的垃圾化、娱乐化，在《后现代主义神话的终局——2004' 中国诗界神性写作构想》一文中，刘成提出了自己的新主张：“神性写作”。起初“神性写作”的概念一直停留在诗歌的创作上，直到亚伯拉罕·蝼冢在《神性写作的一般性阐述》一文中才将其范围延伸到小说的创作上。神性写作的特色可以总结为六个字：向上、有益、尖锐。向上，意味着天启、呼召和高度。其中蕴含着信仰、憧憬和理想。这也是神性写作的根本指向。有益意味着正能量，与人类社会价值观相符、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这主要体现在对诗歌的审美价值上。这也是诗歌创作最低、最实用的指标。尖锐主要是针对自身主体灵魂的黑暗面的与社会上的恶俗的审视与拷打。这与当今的兽性书写形成鲜明的对比。富有积极性的“神性写作”受到了众多学者专家的关注与讨论。于是 2006 年“神性写作者同盟”成立，并且建立了官方论坛：藏象网。亚伯拉罕·蝼冢、陈肖、海上、梦亦非、施玮都是该同盟的成员。同年刘成在网上建立了一个以诗人为主的诗歌论坛与博客圈，“‘第三极’文学运动由此兴起”。^[3]之后又创办了网上刊物《第三极文学》和民刊《第三极》。“第三极”作家群落中的核心人物除了刘成本人外，主要还包括施玮、董辑、老巢、十品、寒烟、安琪等。

施玮被邀参与了“神性写作”同盟，她的诗集也被编入了《神性写作》丛书中。她十分反对当代中国文学世俗化与物质化的倾向。不忍心看着“文学”这位自己深爱的“情人”“萎靡与精致的忧郁，徘徊于幽暗的曲折，淤现于肉体的五官，她被物质的碎片割裂，因麻木而‘卖淫’。”^[4]但是同时施玮发现他们写作目标模糊、虚幻，创作的文本也缺乏神的真实存在。“我感到他们的追求指向，正如中国传统文化中一样，此步于：知有灵、知灵为大美善。却对灵为何？来自何处？灵与肉的关系为何？或茫然无解、或模糊回避。这种对“人学、人论”的模糊，造成了中国文学最多只是回归，从下半身回归上半

^[1]江少川. 灵性文学的实践者——施玮访谈录. 世界华人周刊, 2013:8

^[2]朱叶焘. 灵性视域的施玮小说创作论. [硕士论文]. 上海: 上海师范大学文学院, 2011.3

^[3]朱叶焘. 灵性视域的施玮小说创作论. [硕士论文]. 上海: 上海师范大学文学院, 2011.4

^[4]施玮. 丛书总学·放逐伊甸.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7.002

身，从肉体回归精神，从现代回归古典，却无法超越，更无法整合物质与精神、灵魂与肉体，从而也就只能在形式、风格上变改，无法从根本上省查并垒实根基。”^[1]因此施玮开始独树一帜、自立门户，从本身信仰并学习研究的基督教元典《圣经》提出了“灵性文学”。她的这一提法巧妙的避免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神”有“多神”和“乱神”之嫌，也避免了“基督教文学”的教义之争，而着力于在自己的信仰中重新的审视、解读人与社会，给读者指出一条通向“天国”的信仰之路。

第二节 “灵性文学”的定义

简单的来说“灵性文学”着重一个字，即“灵”，这也是它区别于其他写作形式的主要特征。“灵性文学”中的“灵”取自于《圣经》首章《创世纪》：上帝在第六天根据自己的形象用尘土创造了人，并“将生气吹在他鼻子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2]这也是人区别于万物的根本。因为在《圣经》中，唯有在创作人的时候向他吹去“生气”。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人有两种实质，即：物质的身体（尘土造的人），其次上帝吹入鼻孔的“生气”。这里的“灵”指的是来自上帝的“生气”，是“圣灵”。而“圣灵”的三个广泛作用的乃是：“启示、救赎和基督徒生活”^[3]。“启示”主要包括对真理的启示、对上帝的存在启示等。当然也包括对写作的启示，在《提摩太后书》中说道：“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4]可见《圣经》就是在圣灵的启示下写作完成的。其次是“救赎”，主要包括圣灵对人心理的警醒，责备，避免犯罪，或者犯罪后的悔改。施玮在描述灵性文学的特质时也说：“自省与忏悔表现了灵性文学”。^[5]最后是“基督徒的生活”，“圣灵”是众信徒联合的纽带，保证信徒的信仰生活。因此“灵性文学”的书写乃是“人”在“圣灵”的光照下的写作。这也是施玮在对“灵性文学”进行诠释的三个层面之一，即：“有灵活人的写作”^[6]。这与当今的物质写作、肉体写作形成的鲜明的对比，因此也成为“灵性文学”的一大特征。与此同时也隐藏了对作者本身信仰的要求。因为这里所说的“灵”乃是来自上帝的“圣灵”。按《圣经》中使徒彼得在《使徒行传》中的记载：“你们各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7]可见在写作前必须领受“圣灵”，而要领受“圣灵”就要“奉耶稣的名受洗”，要“奉耶稣的名受洗”就要“悔改”，简而言之就是“灵性文学”必须是基督徒。“灵性文学”的第二个层面是：“呈现有灵活人的思想与生活”^[8]，对第一层面进一步的解释和延伸。并不是所有“有灵活人”也就是基督徒所写的作品就是“灵性文学”，它还必须一个真的基督徒的思想和生活，也就是给读者一个明确的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最

^[1]施玮. 开拓华语文学的灵性空间——“灵性文学”的诠释. 海口：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2):6

^[2]旧约圣经. 南京：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2008.3

^[3][英]麦格拉斯. 基督教概论. 马树林、孙毅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23

^[4]新约圣经. 南京：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2008.369

^[5]施玮. 放逐伊甸.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003

^[6]施玮. 开拓华语文学的灵性空间——“灵性文学”的诠释. 海口：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3)6

^[7]新约圣经. 南京：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2008.206

^[8]施玮. 开拓华语文学的灵性空间——“灵性文学”的诠释. 海口：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2):6

后，第三个层面是：“灵性文学启示出神的灵的属性”^[1]。把过去的“人本写作”转为“神本写作”，最终达到对造物主的大善大美的属性的表达，而不是停留在人性的表达。“灵在人里面，接着人的言说（文字），散发出来的气息与光芒（灵之性）”。^[2]

为了对“灵性文学”做出更清楚的定义，我们对以下几个概念进行比较区别。

首先是“灵性文学”与“性灵文学”的区别。我们可以先从“灵”这个字进行剖析。施玮所谓的“灵”乃是专指基督教中“圣灵”的“灵”，如上文所述可以说是有一个“舶来品”。而“性灵”中的“灵”乃是完完全全的“中国制造”。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说“性灵所钟”^[3]，这是“性灵”一词的首次在古代文论著作中出现。而这里的“灵”指的是人的“灵”。“性灵文学”“强调的是作家主题精神的走向，对应的是言志文学。”^[4]而“灵性文学”“批判的是无灵文学，是被道德教化、金钱权势扭曲的文学。”^[5]

其次是“灵性文学”与“神性写作”的区别。笔者在本章第一节已提到，施玮“灵性文学”的提出乃是基于“神性文学”之上的。“神性文学”中的“神”乃是多神、乱神。也就是根据作者自身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取材，描述自己心中的神的形象。比如神性写作同盟作家镭言在自己的作品《瑜伽》中就选择了佛教密宗的瑜伽作为创作的基调；回族神性写作同盟作家孙谦在他的作品《穆斯林词》则表达的是自己民族的信仰，而施玮发表的作品这是基于基督教信仰上的。

再者是“灵性文学”与“基督教文学”的区别。刘丽霞在《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历史存在》一书中之处：基督教文学“包括狭义与广义两种含义。狭义的基督教文学，是指包含圣歌（赞美诗）、祷文、宣道文等在内的传统意义上的基督教文学；广义的基督教文学则指基督教作家基于基督教精神而创作的具有文学要素的一类文学，还有纯文学层面的基督教文学。”^[6]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灵性文学”属于广义的基督教文学。

从对以上几个概念的分析比较，我们可以给“灵性文学”做出一个定义：灵性文学是基于基督教信仰的作家创作的具有文学审美价值的，“关于灵魂拯救的文学”^[7]。根据这个定义，施玮长篇灵性文学小说有《放逐伊甸》、《红墙白玉兰》和《世家美眷》。

第三节 施玮的灵性文学创作

一、《放逐伊甸》

^[1]施玮. 开拓华语文学的灵性空间——“灵性文学”的诠释. 海口：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2):6

^[2]施玮. 放逐伊甸.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002

^[3]王运熙、周锋. 文心雕龙译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78

^[4]刘忠. 性灵文学四问. 新加坡：新加坡青年书局，2009.69

^[5]施玮. 放逐伊甸.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003

^[6]刘丽霞. 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历史存在.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1

^[7]杨剑龙. 灵魂拯救的文学. 徐州：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11(12):37

《放逐伊甸》是施玮运用“灵性文学”概念对长篇小说的首次尝试。小说完稿于作者初到美国的时候。但是无法适应之前在中国的所熟识和认可的审美形式，所以她想要变化和超越，她花费了四年的时间从原有的审美定式中走出来，去寻找新的表达技艺。在这短时间里她皈依基督信仰，她的生命得到了救赎，同时她的写也有了新的出路，即将自己的信仰与文学创作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最终几易其稿的小说《放逐伊甸》于2007年由北京电影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小说讲述的是上世纪“60后”的一群曾经为文学而热血沸腾文艺青年，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市场经济的年代纷纷步入中年。小说以李亚与戴航的爱情和赵溟与王玲的婚姻为主线，描写90年代的经济大潮把这些文艺青年从自己曾经用文学精心营造的“伊甸园”——精神家园中赶了出来。在金钱至上的社会里，他们开始了放逐的生活。在放逐中，他们当中有的腰缠万贯，有的穷困潦倒，有的唯利是图，有的清高孤傲；同时他们也被钱所束缚，为情感所迷乱，精神失衡，灵魂失去导向，丧失生活的意义与价值。在经历一系列的事情之后，最后他们经由不同的主线从放逐中得到了回归。

从小说中，我们看到了作者展示的现代人灵魂及生活的堕落及自我放逐，最后得到宗教救赎的还乡回归到“复乐园”的过程。小说中每个主人公都对应着一个当今的社会现象和救赎后基督教的教义。戴航对应的社会现象是对生活中问题产生的怨恨与不信，在小说中主要表现为戴航对父亲抛弃妻子的怨恨以及从而引申出来的对婚姻的不信，而相应的基督教义是爱与宽容；李亚对应的是不负责任、金钱、性、享乐，在小说中主要体现在李亚弃家离校，为了金钱放弃对文学的追求、作小白脸、嫖妓，而相应的基督教义是永生、自由；赵溟对应的社会问题这是自以为是、自私，表现在他对自己妻子头发、工作上，车祸后对他人的态度上，而相应的基督教义是原罪。从小说中感受到了施玮对当今价值观的批判，她向读者传递了基督教原罪与忏悔文化，宽恕与博爱，重生与救赎等教义。

二、《红墙白玉兰》

长篇婚恋小说《红墙白玉兰》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在2008年正式出版发行，并在2009年荣获台湾颁发的年度“世界华文著述奖”文艺创作项小说类的第一名。

小说分为“红墙”和“白玉兰”上下两章。小说采用人物自述回叙的方式，慢慢对故事情节进行展开：讲述了女角主人公秦小小与丈夫柳如海、昔日情人杨修平之间的爱情故事。秦小小本与杨修平两情相悦，但修平在爱情上的犹豫态度以及他中途出现已孕妻子李紫烟，秦小小在伤心之下接受了美国华人柳如海的追求。婚后的小小对修平始终念念不忘，乃至最终与之发生了婚外恋，但柳如海却始终如一地以其宽容深沉的爱情感动小小，最终，小小断绝了与修平的关系，决心与如海开始新的生活。

小说中充满了灵与肉的纠缠与抗争，在对秦小小深陷肉体束缚而无法逃遁的痛苦描述中作者着笔于主体灵魂的深度挖掘。其中“杨村之夜”将肉与灵的纠缠与抗争描写的淋漓尽致：婚后在美国居住的秦小小在十四年后再次回到中国，由于抑制不知自己内心对情人杨修平的思念和渴望，他们相约与杨修平奶

奶的故居。那天夜里，渴望发生关系来表达爱意的双方进行的激烈的思想斗阵。“我把丈夫、朋友、父母、他的妻子、孩子、良心、道德都慌忙地搬来”^[1]还有牧师的讲道、圣经中对奸淫的教训、中国的伦理道德、先贤的智言都堆积在一处，但对性的渴望却决堤的洪水无法堵住。最后他们冲破了一切的阻隔，“从容地、缓慢地、甚至带着最后的犹豫，走到床前。然后，慌乱地、急迫地，再无一丝犹豫地做爱。”^[2]而灵“此刻，静默无声地旁观着。”^[3]我们看到了肉与灵的激烈征战，最后抵挡不住肉体的诱惑，冲破了防线。作者运用几对相互矛盾的词来描述他们跨越防线的最后一步：“从容”、“缓慢”对“犹豫”；“慌乱”、“急迫”对“无一丝犹豫”，非常形象的描写了信灵与肉体的矛盾。而“灵”却像旁观者一样对她的行为审视着，使她感到不安，最终在丈夫柳如海面前又觉得羞愧，渴望丈夫的祷告能给自己安慰。秦小小时常深陷于“灵与柔”的迷茫中，有时她有百般的理由否定灵魂的价值，是生活与肉体一样现实；而有时自己却无法忍受肉体对灵魂的约束。这使她时时生活在肉与灵的征战中。这也是小说最具特质并引起读者共鸣与心灵震撼之处。小说借柳如海的不渝不变的爱揭示了基督教的爱与宽恕；而小小对柳如海的爱爱的回归也揭示了对基督信仰的皈依。

三、世家美眷

《世家美眷》乃是施玮的处女作长篇小说《柔弱无骨》再版所更之名。本文主要以最新版《世家美眷》为主要探讨对象。如果以出版次数来评价一本书的受欢迎程度的话，毋庸置疑《世家美眷》是施玮三部长篇小说中最受欢迎的一部。本书一共出版了三次：第一次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第二次《柔弱无骨》更名为《柔情无限》，于2003年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而最近一次再版并再更其名为《世家美眷》，于2013年年底由九州出版社出版。由于三次出版作者不仅三易其名而且也对原文内容进行了一定的修改，而这些修改主要来自于作者本人“信仰的转变以及神学观念的调整”^[4]。世界华文学会副会长，南昌大学教授陈公仲在本书的序言中也指出：“有灵性的作品，浸透了神圣者的智慧，有深刻的生命意识和人性意蕴，是灵魂拯救的文学。我看《世家美眷》就属于这种文学”。可见把《世家美眷》作为“灵性文学”的研究对象是可行的。

《世家美眷》是一部以施玮奶奶一生的经历为背景的家族史小说，小说从上世纪初开始讲起，直到上世纪末，跨度几乎一百年，时间上经过了清末、民国北伐战争、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三反五反、十年文革等等重要历史时期。小说的情节随着时间的推移徐徐展开，犹如戏曲一般，人物一个个渐渐粉墨登场。每个主要人物的出场都是在其上一辈出现、发展之后，因此人物关系上出现了家谱式的结构：先是祖辈的奶奶陆文荫和姨奶奶陆文芯，然后是

^[1]施玮. 红墙白玉兰.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8.102

^[2]施玮. 红墙白玉兰.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8.104

^[3]施玮. 红墙白玉兰.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8.102

^[4]施玮. 姑苏旧时韵. 先锋新书写. 北京: 世界华人周刊, 2013:2

母辈陆文荫的女儿方美彬和姨奶奶陆文芯的女儿王静梅，最后是第三代的“我”即：陆文荫儿子方汉麟的女儿方佳瑜。

小说以第一人称“我”来讲述苏州陆氏状元府祖孙三代女性的爱恨情仇。描述了陆氏姊妹陆文荫、陆文芯与男人们相互恋慕也相互利用的一生爱恨，金钱、情爱或性欲不能使她们内心巨大的虚空得到满足，风云变幻的世事难料却一次次将她们孤独地抛入生存的旋涡。陆家三代的如花美眷们，在不同的时代，在名利性爱的不同追逐中，将渴望躲避的男人们逼得走投无路，而她们自己也只收获到虚空，终究在似水流年中老去枯萎。对“万事皆空”的人生结局，本来可以将我们引向对佛教的皈依，而信仰基督的施玮在文对中廖言这一人物的塑造却巧妙的将这扇门给关闭了。廖言与妻子在改革开放的经济浪潮中，爱好书画的廖言由于削金钱的引诱，在家专心作画读书；而妻子周美丽顺应时代的变化从工厂出来去炒股。在金钱上小有成就的周美丽看不起丈夫的穷酸样，出言相激，把丈夫激到寺庙中做和尚。廖言原想通过对佛教的皈依找到内心的安然和生命的真谛，然而出家后的廖言发现，在市场经济下的中国，作为清静之地的寺庙也开始浮躁起来，为了招揽游客，念经成了表演任物，寺庙也成了马戏团。需找脱俗的廖言最终觉得身心劳累，无助的他最终投海自尽。廖言的投海预表这佛家“万事皆空”的门给作者封住了。而最后她又通过曾经在教会中做饭的吴姆妈口中《圣经》的话语向我们指出了让生命活出意义的基督信仰之路。

第四节 信与静的语言特色

包括小说在内的所有文学形式都是一种语言文字艺术，语言文字又是文学的载体。在《圣经》中，可以看到语言甚至具有更大的能力：《旧约》的《创世纪》中记载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1]可见上帝在天地万物的创造上没有用任何工具，而是通过“说”也就是语言来达到的；同时在《新约》的《约翰福音》开篇又说“太初有道，道与神的同在，道就是神。(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and the Word was God)”^[2]，接着又说耶稣乃是“道成肉身”。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语言甚至是神的化身。可见语言在《圣经》中的重要性。

灵性文学是吮吸着《圣经》的乳汁成长起来的文学形式，它在语言和思想的表达上也深受《圣经》的影响。因此施玮提出了“信与静的语境”^[3]。

“信”是“因信称义”的“信”。灵性文学学生在基督信仰的土地上，它呈现出来的是对上帝的信。有了“信”，就可以体验上帝对人的爱与拯救、领受神对人的种种恩典。可见灵性文学的语言境界不仅仅是停留在技术性的层面上，而要升华到精神层面上，是写作成为作者信仰的表达方式。

“静”是“安静”，“灵性文学作者的安静就来自于对‘灵’的信”^[1]。同时施玮通过《圣经》中的《哈巴谷》向我们展示了所说力求的静：“虽然无

^[1]旧约圣经. 南京：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 2008.1

^[2]新约圣经. 南京：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 2008.157

^[3]施玮. 开拓华语文学的灵性空间——“灵性文学”的诠释. 海口：海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8(2):6

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欣，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施玮所谓的“静”乃是一种来自于神的属天的平安、喜乐，它并不以周边环境的恶劣而改变。

《放逐伊甸》中信与静的语境是通过对一个物欲横流的环境衬托出来的。小说中，为了金钱李亚放弃写诗的理想，去做富婆的小白脸、加入书商的行列；为了成名，王雁玲游走于男人之间；为了出国，兴安的老婆放弃爱情独自奔走；为了自己的利益，风华正茂的水宁愿嫁给一个风烛残年的吝啬华侨；为了自己的利益，轻言目睹车祸的路人，可以趁火打劫、看热闹。面对着这样的一个精神世界极度荒凉的世界，施玮的言语却充满了宁静和希望。比如对戴航在《圣经》中加百利的描绘：“她好象鸽子般洁白优美，微斜地扛着水瓶。她的脸红润得让夕阳都放下了面纱，乌黑的长发在脑后沉甸甸地挽着，把灵巧的头拽得向上微微仰起。她柔静润白的颈项一边枕着黑发的阴影，一边闪动着晚霞的光芒。”^[2]；“诺亚开了方舟的窗，将鸽子放出去，它嘴里叼着橄榄枝飞回来，人就知道地干了，大洪水的惩罚已经过去。上帝把彩虹放置在天上的云彩中，作为人与各样动物所立永约的记号……”^[3]。施玮用简洁、清新的话语重述《圣经》中的故事，使小说顷刻间脱离了世俗的喧嚣，进入一种宁静与祥和之间。这种宁静与祥和为人们感悟上帝所赐与的属天的平安营造了一个积极的氛围。

在《红墙白玉兰》中，信与静的语境则是死亡的濒临之中。由于发现自己患上脑瘤，秦小小拒绝治疗而是回中国，打算死在自己情人的怀里。而当她回国之后立刻感到了物是人非，她和杨修平之间的情感已经不再现实，伤心绝望的秦小小打算隐居至死。而得知妻子失踪的柳如海心急如焚，全中国寻找。在这死亡、绝望、忧愁、焦心之上，施玮却给我们营造了一个静谧、朴实的、甚至充满生机的乡村生活：“屋前有块不大的空地，照不进林子的阳光像一汪水般聚在那里。一个小姑娘正在门外劈柴，十五六岁的山里姑娘，已长得结实浑圆。她一见到他们，高兴地跑过来，老人向她摆了摆手，示意别叫，但一声爷爷已亮亮地喊出了她的口。”^[4]在施玮笔下为读者呈现出的是造物主的伟大、信实与仁慈。

通过对《放逐伊甸》和《红墙白玉兰》中“信与静的语境”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之所以“静”，乃是对“信”的依靠和仰望。而“静”也不是外部环境的“静”，恰恰相反的是作者往往是运用外部环境的恶劣与动乱描写，然后又通过对环境或事件的积极描述来表达内心的“静”。使内、外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衬托自己的“信”，揭示全能上帝的美好。

^[1]施玮. 开拓华语文学的灵性空间——“灵性文学”的诠释. 海口：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2):6

^[2]施玮. 放逐伊甸.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23

^[3]施玮. 放逐伊甸.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100

^[4]施玮. 红墙白玉兰.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216

第三章 “灵性文学”的叙事方式

第一节 故事情节模式

“救赎乃基督论的中心，这一事实也是基督教称为救恩宗教的最直接最深刻的原因所在”^[1]关于“救赎”这一话题也是《圣经》中内容最丰富、论述最多的主题之一。纵观《圣经》可知其实《圣经》就是神对人类“救赎”的计划书。罪是上帝一切救赎的前提基础。而最初的罪来自于人类始祖亚当、夏娃的背叛，吃下了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因此罪就进入了世界，而“罪”是一切痛苦的代名词。但是“神爱世人”，因此当人类犯罪的那一刻祂就开始了祂的救赎计划。“救赎意味着重建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自然的常态关系，但最根本的则是恢复了人与上帝的和谐关系。”^[2]

施玮出生于中国六十年代，可以说经历了中国建国以来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文学上的几乎所有的灾难。她看到也亲身体会到当代人对精神家园和最终价值的迷失，因而放纵身体、纸醉金迷。因此谢有顺在《救赎时代——北村和先锋小说》中将我们这个时代定义为“救赎时代”^[3]。作为一个有使命感的作家就应该担当起这一责任：“必须停止对现今时代之生存之痛的消解与转换，必须结束文学在废墟层面上的增殖。借此恢复到精神的维度上表达生存的权力，揭示人类生存图景的真实景象与精神的终极需要，这是文学参与生存活动的唯一道路。”^[4]而施玮所提出的“灵性文学”是一种关于拯救的文学，自然呼应了他的号召。

一、《放逐伊甸》的故事模式

在施玮的小说情节叙述中我们也能清楚的看到基督教救赎模式的运用，在她的长篇小说《放逐伊甸》主要呈现为“浪子回头”型。

“浪子回头”型模式的原型出自于耶稣在《新约圣经》中的《路加福音》讲述打的一个比喻：一个富有的父亲有两个儿子，小儿子想要分家产，拿走自己那份后，跑到远方去，过着挥霍的生活，不久便花光所有变成穷人。堕落到吃猪食的地步。后来有一天小儿子想，还不如回家去当个奴隶，也好过在外面流浪。没想到，父亲见到小儿子回家完全不生气，而是高兴的跑来迎接他、还大宴宾客庆祝。耶稣主要表达的是一个因罪远离神的人，只要他忏悔，呼求，就必得救赎。从这原型延伸出来的故事的框架大致为：苦难——忏悔——救赎。

《放逐伊甸》中的三个主人公都是在这形式进行叙述描写的：

首先是女主人公戴航，她以一个漂泊者的姿态进入读者的视线。她渴望爱情，渴望婚姻，渴望自己的情感像《旧约》中的加百利一样：为了见到神赐予她，将一生爱她、保护她的丈夫以撒，她宁可风尘仆仆穿越荒野，最终他们在

^[1][美]Nels F.S.Ferre.Christ and Christian.纽约：Harper and Brothers press.1958,141

^[2]季玢.野地里的百合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163

^[3]谢有顺.救赎时代——北村和先锋小说.哈尔滨：文艺评论，1994：2

^[4]谢有顺.救赎时代——北村和先锋小说.哈尔滨：文艺评论，1994：2

夕阳下田间相会。但是现实生活中，电影系的大学生王雁玲为了拍电影做明星在王琪和赵溟之间忽近忽远；好朋友兴安与老婆因为美国绿卡离婚；就连自己的母亲还有她家族里的女人如摆脱不了的诅咒似的一个个被男人离弃。戴航看不到一点纯洁美丽的爱情，也看不到“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婚姻。她对单纯的爱情感到绝望哀伤，对婚姻更是充满了恐惧。但绝望的她却又执着的喜欢着李亚，虽然李亚放荡不羁、穷困潦倒；她喜欢与李亚相处的那些被诗意润染的瞬间，牵着手，一同走过午夜的马路，一言不发却自有灵犀相通。然而她却知道与李亚走进婚姻是不现实的，因为李亚惧怕结婚，为了维护这份纯美的情感，他愿意保持与他忽近忽远的距离。对于婚姻的这份惧怕，戴航很是理解，因为她就生活在这样的家庭悲剧里。年轻时的父亲为了在事业上有所成就，义无反顾地抛妻弃女，不辞而别。这个举动让戴航母亲怨恨终生，即使后来戴航的父亲给她写过忏悔信，她也执意不愿原谅，硬着心肠不肯与戴航的父亲做临终的告别。倘若婚姻只是一纸公文，一章一印，一合一离，那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可悲的是婚姻竟让两个相爱的同林鸟反目成仇，恨至“纵及黄泉，终不复言”。这是戴航心寒恐惧的，这也是她亲身感受的。

戴航对父亲有过期盼，也希望一天他们能父女同聚共叙亲情（缘）。但当她在老家拍电影的时候看到了父亲，见他正在津津有味地摆龙门阵，对自己抛妻弃女的行为毫无悔意时，之前仅存的一丝亲情瞬间化为灰烬，取而代之的是和母亲一样的恨。“父亲在她的灵魂中成了一个发炎的伤口。”^[1]对父亲的失望甚至使她不敢去正视，甚至怀疑来自天父的爱。“对爱的怀疑形成了对爱的拒绝，对爱的拒绝导致了对‘恨’的坚持。”^[2]直至一天，从母亲那里发现了父亲的忏悔信，明白了这次婚姻悲剧的来龙去脉，在快临终的父亲前叫了“爸爸”，她的心灵慢慢地开始打开，“对自己里面随时淹没心灵的‘恨’充满了惧怕和沮丧”，于是她听到“有个声音在她心里说：你要忏悔，我就赦免你！”^[3]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的挣扎，她最终“苏醒”过来，她“突然感到一种幸福，觉得自己不是一个被弃之不顾的人。曾经觉得让人良心醒过来是出于审判，此刻却觉得是爱。”^[4]这样来自对父亲的“恨”的苦难被冲破之后，她也同样宽恕了对她真情一逃再逃的浪荡公子李亚，她对爱情、婚姻有了勇气。而这一切的源头来自于曾经看作可悦的文学读物《圣经》，曾经身心犹如大海里漂泊的孤舟得到了永远停泊的港湾。

戴航的苦难来自与对父亲的恨、对情感、婚姻的不信任，在内心一次次被“爱”的呼唤、责问，最后她“苏醒”过来，蒙神的救赎从苦难中得到了释放。

其次是李亚，一个浪荡不羁、时而花天酒地时而食不果腹的穷酸诗人。他向往无拘无束的真自由，于是他从大学和父亲那里自我放逐，租住在一个小棚窝里。为了生活他开始写笑话换取稿费，然而清高的他又看不起钱，厌恶钱对自己生活的压迫，恐惧金钱是自己无能的证明，但是他却走上了与书商们结成

^[1]施玮. 放逐伊甸.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7.4

^[2]施玮. 放逐伊甸.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7.4

^[3]施玮. 放逐伊甸.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7.267

^[4]施玮. 放逐伊甸.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7.269

一片，整天游走于以书易钱的生活中。在情感上，他渴望与戴航的纯真感情，但却不想走入婚姻，并且与多个女性有染，成为他们的“小白脸”，最终患上了性病。他那渴望自由解脱的心在诗歌中、在金钱上、在性欲上都得不到真正的释放，反而犹如深陷泥潭，越陷越深，最终无法自拔。在他发现自己患上性病之后，对生命的绝望的他放弃了治疗，决定进入自己生命的“底线”——死亡。但在好友赵溟的反问“死后就真的生命都没有了”^[1]后，他开始动摇了。在赵溟的带领下他去体验了一次教堂和精神病院，他开始对自己的生活、生命深思，最后一次突如其来的车祸改变了他的命运。在生死一线间，他体验到世界上有比他更大的力量，要他以谦卑的心去仰望，而不是“自以为义”的去与其对立。这种力量的存在不以人们的意志改变而改变。李亚看到了自己的渺小、软弱与污浊，他情不自禁由这股力量来救赎，就在他呼求的瞬间，“天梯”为他迎面而展。

李亚的苦难在于自己对自由的渴望和迷失，心不愿意为叩门已久的神打开，而是一意孤行，越陷越深。后来发现不能自救而开始向神呼救，最终踏上神救赎的“天梯”。

再次是赵溟，他一味在拜金主义、物欲横流的社会里，永远以文人的身份自居，不愿意与世俗沾边。在文学上他精益求精，力求完美，即使在不经意地成为编剧改剧本时，他还是恪守着严格的艺术准则，对市场规则毫不妥协。因此他也戴上了许多的桂冠：名诗人、名小说家、编剧。对名利淡薄的他并没有被这些冲昏头脑，对自己的作品仍然保持着严谨的学术风格。可见在这方面，他有足够的自省意识和可堪赞赏的自我否定精神。如此一个对自身、对艺术追求完美的人，却时常忽视身边人为了他这份“完美的自由”所付出的代价：为了他个人的审美喜好，妻子王玲保持十多年不变的发型——“清汤挂面”；为了他能专心写作，妻子独自一人在外打拼；为了他能有一个好的写作环境，孩子大小放在外婆家寄养；妻子王玲为了改善生活条件，打算辞职下海……。在这一切现实面前，他却惟恐自己诗之乐园的根基因此动摇，执拗地拒绝一切的改变。“在这里，个人的自省与节制变成了一种惯性的自律，并由此滋生出自得，它们重重地遮蔽了赵溟这类知识分子对自己的真实认识，他们已经习惯于通过自省，操练出一个自认完美的“我”来，却从不愿对这个完美自我解剖一下。”^[2]

而迫使这位完美主义的文人走出“完美世界”的是一场与自己毫无关系的车祸。

在赵溟与李亚等几个朋友吃喝的一个餐馆附近发生了一场车祸。听到店里的小伙计说的时候，赵溟提议报警却得不到大家的响应。后来得知大火吞噬了一个小女孩，赵溟像疯子似的大吼，责骂观望的人见死不救。而却被小伙计反问“您也不在这吃喝着？也没见您去英勇一把。”^[3]他给震撼了。后来面对媒体对观望人的指责，他开始责怪李亚阻止自己去报警，然后他又开始躲避，觉得自己“像一个隐藏着一个大罪的人”^[4]。他开始自省，他想起了自己对《圣

^[1]施玮. 放逐伊甸.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7.249

^[2]张鹤. 放逐伊甸·附录：漂泊是宿命与回归的坦途.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7.276

^[3]施玮. 放逐伊甸.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7.43

^[4]施玮. 放逐伊甸.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7.55

经》中的《约伯记》中三个自私的朋友的评论，想起了对自己妻子王玲头型改变的苛刻，他“发现自己竟是一个这样自私，这样没有宽容心的人。”^[1]看到了之前的“自以为义”是多么的自高自傲和丑恶。于是他开始去看望小女孩的父母亲，让她的父亲到剧组帮忙，最后甚至向小女孩的父亲忏悔，但“他沮丧地感到自己里面的污秽一点没有因为这‘忏悔’而稍有稀淡。”^[2]于是他无助地说出“你就赦免我吧！”^[3]他出其意料的感受到了轻松，“一种爱的声息从高天降下，仿佛各自巨大的翅膀，宛若光耀的白云。”并有声音对他说：“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安息——”^[4]。

赵溟的苦难来自与“自以为义”，把自己当作了道德的标尺。而一场身外的大火引起了他的自省，在单纯而真诚的忏悔中，他最先他人获得了平安的救赎。

二、《红墙白玉兰》的故事模式

在《红墙白玉兰》中，施玮也运用了基督教救赎这一故事模式，而在结构上用的是“迷羊”型。

“迷羊”型的原型来自于《圣经》中《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耶稣打的比喻：牧人因为一只羊的迷失而撇下其余九十九只羊去寻找。找到后扛着羊回来与邻居们一起庆祝。这一比喻的大意就是：神对迷失的人的寻找。“迷羊”型故事的框架大致呈：迷失——受苦——得救。

这一故事模式主要表现在对女主人公秦小小塑造上。

秦小小和纯朴的大学同学修平互相产生了爱意，并且开始交往，但是在还没有正式确定恋爱关系的时候，意外发生了：修平带着一个怀了孕的妙龄少女紫烟去参加她的个人诗歌朗诵会，诗歌会上紫烟一直对修平十分暧昧，这引起了小小与她朋友的怀疑。内心的高傲使小小不敢也不愿意向修平求证，修平由于自己的苦衷也没有向小小说明。在秦小小极其痛苦的时候，她认识了美籍华裔柳如海，几近完美的柳如海让秦小小内心不禁说“平——我绝望地感到我不能放弃”^[5]。最后秦小小和柳如海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婚后的小小来到美国，但是心中对修平的思念并不因距离而消失或者是减退。丈夫柳如海一直没能进入到小小的内心，知道妻子秦小小与修平之间的纠葛，但是他没有做出任何举动，他只是一直在小小心门外静静地等待，等待小小自愿地把自己的心门为他敞开，请他进去。小小趁丈夫不在的时候给修平写信，最后抑制不住自己内心情欲和思念的秦小小借口回国并且与已婚的修平发生了性关系。已经信奉耶稣的秦小小最后又因自己的背着丈夫遭受内心的谴责，觉得自己有罪，而向丈夫坦白。柳如海听后没有生气，依然如故地爱着她。当秦小小被诊出患了脑瘤，她拒绝医治，而是想到死前再看到修平、和修平度过余生，于是她又借口飞回中国找修平，但当她再次找到修平的时候，她发现“这情爱中一切竟在瞬间化

^[1]施玮. 放逐伊甸.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7.55

^[2]施玮. 放逐伊甸.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7.189

^[3]施玮. 放逐伊甸.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7.189

^[4]施玮. 放逐伊甸.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7.190

^[5]施玮. 红墙白玉兰.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8.39

成了乌有。”^[1]，而修平也发现“他里面那股与小小紧连着的，绞着情欲、疯狂、痛苦、爱慕、恐慌、贪恋、渴求、嫉妒种种情感的绳索，突然被一只手砍断了。”^[2]于是秦小小又离开了修平，只身一人到云南的红树林静候死亡的来临。然而在美国的柳如海因为几天联系不到妻子，就立马到中国四处寻找。于是已经失明的小小再次回到丈夫柳如海的怀抱。秦小小深深地感受到了丈夫的大爱，也让她有了继续活下去的渴望和勇气。

秦小小在情感的迷失和等候中认识了柳如海，但是在她和柳如海恋爱、结婚时，她都对修平并不死心一直念念不忘，在情欲的驱使下她一次有又一次的在精神上、肉体上背叛了自己的丈夫柳如海。背叛后的小小并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幸福，反而倍受苦楚。然而柳如海始终以一种宽容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爱妻，满中国跑地寻找爱妻，最后秦小小因为丈夫的真爱而感动，主动把自己的心全意奉上。

综上所述，两篇小说在故事模式上都运用了相同的基督教的救赎模式。但是根据描述的不同途径，可分为浪子回头型和迷羊型。这两种途径最终都达到了同一个目标，即基督的救赎。而从不同角度上看，浪子回头型主要着重的是所塑造人物本身与神的直接交流，从神那里直接得到启示而回归。而“迷羊”型中所塑造的人物则需要一个“牧羊人”或者是神化身的人（如小说中的柳如海）来对他进行寻找救赎。就如神在《旧约》与《新约》里对人的救赎一样。《旧约》里，神直接呼召他要拣选的人，比如亚伯拉罕、摩西、约拿等等；而在《新约》中，神“道成肉身”以人的形象来到世间，亲自的对世人进行拯救。虽然《世家美誉》是传统的中国家族小说，在故事模式上没有受到圣经的影响，所以本文不作为讨论对象。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对于灵性文学的书写，我们可以运用任何一种模式，无论是来自《圣经》的或者是《圣经》以外的，传统的还是非传统的，只要能够启示人们对生命的思考，引导人们对造物主的仰望都能为“灵性文学”所用。

第二节 人物原型

加拿大理性论学家诺斯洛普·弗莱根据柏拉图、荣格的“原型”(archetypes)概念一词进行改造，“以之作为整合人类文学经验，……文学批评规范的核心概念，这一概念引发我们从宗教……去寻找文学表现和规则的祖型。”^[3]基督教文化作为西方思想文化的主要源头，而《圣经》作为基督教的经典，也就成为西方作家创作的典范和源泉。

由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特别是“五四”以来，《圣经》也渐渐地开始对中国的作家产生影响。比如鲁迅在《复仇》中借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受辱的故事来表达拯救者不能被被救者理解和接纳的悲哀；老舍在《黑白李》中也借用了耶稣为人赎罪被钉十字架这一原型来表达“黑李”的牺牲精神。冰心在《客西马尼花园》中描述的虽然耶稣描写耶稣，但是表达了爱的纯洁与对神的虔诚。而在当代文学中这样的例子也屡见不鲜：在王安忆的小说《小鲍村》、

^[1]施玮. 红墙白玉兰.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8.200

^[2]施玮. 红墙白玉兰.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8.205

^[3]吴光正. 中国古代小说的原型和母题.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10

《长恨歌》、巴金的《随想录》中透露出来的则是对圣经中“原罪”意识。孙观懋在小说集《撒旦的礼物》中则用撒旦的形象来宣扬人的价值与自由。尽管这些作品所侧重的内容不同、含义不同，但是他们都不约而同的借用了《圣经》中的某一个形象或者是故事作为创作的原型，用以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和价值观。

施玮作为一个基督徒作家，一个研究圣经文学的女博士，十分重视《圣经》的文化和文学意义。在她的作品中加入了很多的《圣经》元素，小说有很多人物的原型就是来自于《圣经》的。作为虔诚基督徒的她希望读者能“并因着圣经文化来到神面前，得着基督”^[1]。

作者在《红墙白玉兰》中对秦小小丈夫的所塑造就用了耶稣基督作为原型。因为失恋，秦小小痛苦得开始生病了。在昏睡了一天之后，她坐了北上的火车。在火车上“启明星那天早早睁开眼睛，将一道温柔的光照在我的头顶，但太远，太淡。”^[2]“星星”在基督教文化中代表着耶稣诞生。因为《圣经》上有记载关于耶稣诞生时东方博士“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3]在小说中也预示着一个耶稣一样的“救主”的出现。于是他遇见了美籍华裔柳如海。作者在对柳如海的外貌描绘时说道“这张脸令我感到这么熟悉，没有类型的区别，没有东西方地域的区分，甚至不在时间里，单独的被我的灵魂‘知道’着。”^[4]作者对男主角的描写可以近乎是在描述神。情感上受伤的小小不禁说“平——我绝望的感到自己无法放弃他”^[5]、“整个身体以至心灵都领受了”。^[6]于是病未痊愈的小小就倒在了柳如海的怀里，犹如耶稣叫那些“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一样。^[7]从柳如海来中国的陈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耶稣形象：“当他拿到外公母校 F 大学的计算机工程系的外籍教职时，他立刻毫不迟疑的放弃了美国的一切”。^[8]柳如海放弃美国的一切，来到中国做个薪水低的在美国不能饱食的教师，就如耶稣放下神的荣耀为人的罪降到世上受苦一样。后来小小和柳如海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婚后的秦小小虽然得到了一个几乎完美的丈夫，但是她依然对修平念念不忘。秦小小与修平之间的纠葛，柳如海都知道，但是她并没有强迫秦小小，而是在她的心门外等待，等待小小的全然接受；即使有时小小的心门虚掩，柳如海也“不会擅自闯入，只是在门外让你知道他愿意进来”。最终，小小抑制不住对修平的渴望和思念，借口回国去找修平了，并且和他发生了出轨的行为。后来小小受不了良心的指责，她对柳如海坦白了自己的行迹。柳如海毫不生气，依然如故的爱她，就像圣经中描述耶稣对门徒的话“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1]最后，柳如海在红树林里找到了秦小小，她流着泪伏在他的怀里，接受他的饶恕和救助，犹如罪人最终降服在基督的爱中，至此，小小才真正的被救赎，正像罪人完全的接受了基督。

^[1]施玮. 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施玮工文库: http://www.shiwei.org/index_essay_ChineseCulture.htm

^[2]施玮. 红墙白玉兰.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8.38

^[3]新约圣经. 南京: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 2008.94

^[4]施玮. 红墙白玉兰.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8.38

^[6]施玮. 红墙白玉兰.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8.39

^[7]新约圣经. 南京: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 2008.21

^[8]施玮. 红墙白玉兰.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8.40

^[1]新约圣经. 南京: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 2008.185

从表面看小说似乎是一部普普通通的婚恋小说，但是里面却暗藏着以耶稣基督为原型的救赎。

而在《世家美眷》这样宏大的家族小说中，施玮在陆文荫的塑造上运用了来自《旧约圣经》所罗门的形象。

所罗门是大卫的儿子，犹太国的第三任国王。当神像所罗门显现，问所罗门要什么时，他祈求智慧，神甚是喜悦，“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给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没有一个能比你的。”^[2]因此所罗门王成为了世上最有智慧、富有的国王。他在文学上也有很高的造诣，《圣经》中的《箴言》、《传道书》、《雅歌》还有《诗篇》中的部分章节都是他的作品。而年老的所罗门却因为随从嫔妃敬拜偶像而远离耶和华，“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曾吩咐他不可随从别神，他却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所以耶和华对他说：“你既行了这事，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的约和律例，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然而因你父亲大卫的缘故，我不在你活着的日子行这事，必从你儿子的手中夺回。只是我不将全国夺回，又因我仆人大卫和我所选择的耶路撒冷，还留一支派给你的儿子。”^[3]最后在所罗门王死后，犹太国就一分为二，他的后裔也慢慢的平民化。晚年的所罗门经过一身的荣华富贵后感叹一切物质、欲望、日光下的一切都是空虚，于是他写下了《传道书》。

陆文荫出身于苏州状元府，是陆家的大小姐。后来嫁给方耀堂，因为方耀堂，她又先后成了军官夫人、副市长夫人。陆文荫一生都生活十分宽裕，即使是在“文革初期他们的生活是很不错的”。^[4]由于出身诗书世家的原因，陆文荫精通诗书曲艺，曾与薛云飞“共同研讨整理的‘珍珠塔’弹词新脚本”^[5]。而当丈夫方耀堂参军的时候，陆文荫开始有了第一个情人薛云飞，薛云飞被暗杀死后陆文荫又成为了丈夫部下廖思成的情人。陆氏家族最后也在时代的变迁和各种政治运动中渐渐的平民化。当年老的陆文荫回顾自己风云的一生时，曾经的一切不禁感叹皆已不在，没有一样是自己能留下来的，自己的美貌容颜、自己的聪明智慧、自己的权术手段、自己的肉体欲望；渴望可靠一生的男人，但是“无论她投向哪一只，投入的都是空虚与灰烬的气味。”^[6]，“他开始庆幸女人死时并不是要回到某个男人的怀里，而是回到尘土中去。”

从陆文荫的形象中我们可以看到所罗门的原型，这一原型起初向我们展现一切的繁花美景都是“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虚空”是：“短暂和空泛；不可靠、脆弱，徒劳无益；虚假。”^[1]），告诉我们“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2]

^[2]旧约圣经. 南京：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2008.533

^[3]旧约圣经. 南京：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2008.550

^[4]施玮. 世家美眷.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227

^[5]施玮. 世家美眷.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69

^[6]施玮. 世家美眷.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381

^[1][英]伊顿. 丁道尔旧约圣经注释·传道书. 蔡金铃译. 台北：校园出版社，1987.57

^[2]新约圣经. 南京：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2008.414

《放逐伊甸》的戴航在人物原型上作者借用了《旧约圣经》中的利百加。

利百加记载在《创世纪》中，她是上帝选给以撒的妻子。关于利百加相关的叙述：以撒的父亲亚伯拉罕派仆人到自己本族中为以撒找妻子，仆人在水井边喝水时得到了美丽的利百加的帮助，同时神回复了仆人的答复，于是他确定利百加就是以撒要找的妻子。于是与家人商定后利百加跟着仆人来到以撒的家中成亲。

在《放逐伊甸》中多次直接出现利百加这个形象，并且都是穿插在戴航与李亚的形象之间。“戴航在小说中算得上是俗世沙漠里的一股明澈的清泉，荒草乱从中散发芬芳的美丽雏菊，她是作者塑造的现实中的“利百加”，蕙质兰心，自尊自爱，心灵的纯净，对真理和爱的执着，对自己精神家园的洁身自好，让书中无论是男人（李亚，兴安）还是女人（萧苇）都对她怀着一颗欣赏佩服尊重的心。戴航是唯一一个在商品经济浪潮对文化冲击下坚持住自己阵地的文人，她不甘俗媚坚持自己原则，坚持对真爱的追寻，对精神家园的坚守。”^[3]而利百加在亚伯拉罕的仆人拿出金银珠宝时，她也并不像她的哥哥拉班一样唯利是图。哥哥因为利益要求自己就留时，利百加却念着神的旨意而依然与亚伯拉罕的仆人跋涉荒漠来到迦南地，最后见到以撒，和她进入母亲的帐棚。而戴航也在精神的荒漠中跋涉，最终因着救赎冲破思想的牢笼与李亚真心相见，最后李亚也带着戴航去见自己的父亲。“戴航去见李亚的父亲的时候，又看见了以撒领着利百加进入她母亲帐棚。”^[4]

在李亚的塑造上施玮则是用了《创世纪》两个故事：“红豆汤”中的以扫的原型。

雅各和以扫是以撒和利百加的双生子。哥哥因为打猎饥饿，看到弟弟煮红豆汤，忍受不了肉体的饥饿所以用自己长子的名分来换取弟弟雅各的红豆汤。以扫抵御不住对食物的本能欲望，即自然本性战胜了理性。李亚为了生计，放弃了对诗歌写作的追求，而去改写笑话换饭吃；为了安逸的物质生活，去做女人的“小白脸”；为了个人的自由、无拘无束，断裂了与家庭的关系和对真爱的追求。李亚和以撒一样，因为人的自然本性而堕落。

施玮在小说写作中灵活的运用《圣经》中的故事原型，并对原型进行创造，因此不是概念化的，生吞活剥似的反应《圣经》中的文化思想。同时也增加了个人的经验与思考。她实现了内容与现实的巧妙结合，为自己的灵性小说增加了更大的魅力。

^[3]谭桂林. 邓曾. 是谁折了天使的翅膀. 歌中雅歌: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2116710100bt8a.html

^[4]施玮. 放逐伊甸.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7.272

第四章 施玮“灵性文学”的现实意义

第一节 施玮“灵性文学”的文学意义

改革开放至今，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对外的开放，短短的几十年时间，中国文学“走完了世界文学近百年所走过的道路”^[1]，各式各样的文学思潮和写作方式也涌入中国，使中国当代文学呈现出繁荣且多变的面貌，使读者眼花缭乱、应接不暇。而在这繁荣的背后，中国当代文学却面临着“精神与文化的双重困境”^[2]。作者对社会伦理道德、价值观的重视不够，而是把着重点放在读者的趣味和社会潮流的走向方面。很多作家们忘记了中国文学“文以载道”的传统的责任，因此文学渐渐的走向世俗化、市场化和商业化。

笔者认为作家池莉就是当代文学世俗化的牺牲品。在她的“新写实”小说《烦恼人生》、《你以为你是谁》、《来来往往》、《看着我的眼睛》等作品中都是讲述市井人物在日常琐碎生活中的烦恼、欲望，但很难看到作者的直接或间接地对人生价值观的表达和态度，只是单纯的对事件的发展、性和欲望赤裸裸的描述。她的作品在“题材、人物选择、价值观、文化内涵、作品语言、文章结构以及叙事视角等方面呈现出明显的世俗化特征”^[3]。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文学作品也无一例外的成为了一种“商品”。作者为了迎合读者的一些低级的需求，使得娱乐、媚俗、“恶搞”等大量作品充斥市场。在小说方面“过于追求经济效益，生活准备不足，艺术加工粗放，不注重人物形象塑造和故事情节结构”^[4]，从而出现了作品的良莠不齐、类型化突出。

然而在当代文坛上，也存在这一些“文学的良心”，这些具有文学良心的作家站起与当今文学世俗化、商业化进行抗争。女诗人、作家施玮就是这场“文学征战”的一名“女战士”。基督徒身份的她提出了“灵性文学”的概念，提倡写作要注重不仅仅停留于生活层面，更应该注重思想和“灵魂”的思想上。雨果曾经说过“人的生活有两种，一种是短暂的，一种是永久的；一种是尘世的，一种是天国的。”^[5]无论是《追逐伊甸》，还是《红墙白玉兰》，抑或《世家美眷》，我们都可以看到作者对人生活、情欲等等的描写，而作者对这些“短暂的”、“尘世的”描写，正是为读者指向一个“永久的”、“天国的”富有正能量的、光明的道路。

基督教文学由于历史原因、社会意识形态原因等等，使其一直处于中国传统文学的边缘地带。施玮“灵性文学”作为广义的基督教文学的提出，引起了学界不少专家学者的关注，从而也带动了专家、学者们对基督教文学的研究。施玮在基督教文学的成功，一定程度上也给其他基督徒作家在写作方面有了更加指导明确的方向和写作动力；再者给当代中国文学带来多样性、选择性同时对于信仰枯竭的“中国文学之地”来说，它如同一阵甘霖，虽然不能完全解决

^[1]王世民. 精神与文化的双重困境——试论中国当代文学的趋向. 山西师范大学学报, 1997:3(39)

^[2]王世民. 精神与文化的双重困境——试论中国当代文学的趋向. 山西师范大学学报, 1997:3(39)

^[3]余卉. 论池莉小说世俗化的审美风格.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 2009.45

^[4]张炯. 攀向高峰的艰难. 文学评论, 2004:4

^[5][法]雨果. 雨果论文学. 柳鸣九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0.130

“干涸”的问题，但是却激起了更多作家对“信仰之甘霖”的寻找，以浇灌“中国文学之地”。

第二节 施玮“灵性文学”的社会意义

新中国建立初期至“文化大革命”时期对传统文化的扫荡，使得中国文化的断层和宗教信仰的缺失。改革开放后80年代末期政治运动对自由化的清除，又使得人们对政治信仰的绝望。改革开放使得当今市场经济的日益蓬勃、物欲横流的社会无论是在宗教信仰还是政治信仰方面都产生了极大的缺失，取而代之的是“拜金主义”、“拜权主义”、物质至上，享乐第一。信仰的缺失某种程度上等于社会道德规范的缺失，从而出现了种种的社会问题：官场的贪污腐败、钱权交易、良心道德沦丧、人情冷漠、社会丑恶事件频繁等等。根据北京大学法学院白建军教授的统计，自1988年到2007年，“20年来全国犯罪率总体上升趋势明显”^[1]；“2006年全年自杀97150人，平均每天自杀266人”^[2]，同年中国离异夫妻人口为176.5万对^[3]。可见人们生活在物质丰裕的年代，同时也是精神空虚的年代。

根据马克思主义“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哲学思想我们可以看到，当今中国人们在物质生得到了饱足了的他们开始踏上了精神需求这一上层建筑，基督教给予了很多人精神上的慰藉。根据美国皮尔研究中心2011年的研究报告：中国大陆基督教徒人数为67070000人^[4]，为中国人数的5%。而在1949年，中国基督徒的人口基数仅仅有70万，短短的几十年里增长了98%；并且基督徒的人数出现了“新三多”的现象，即“青年人多、文化程度高者多、社会地位高者多”^[5]。在教会方面出现了“城市精英教会、知识分子教会、老板教会”^[6]，这些教会的信徒主要有商人、经理、董事、企业主、教师、大学生、研究生、医生、律师、科学界人士和艺术界人士等。他们拥有相当的社会地位、文化水平、学历、资产，并且很多人士有海外留学、工作经验，他们的思维比较开阔，对社会影响比较大。他们对教会与政府的调节、教会与信徒、非信徒的互动有很大的作用。可以说他们在中国当代教会的发展、扩大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基督教读物的出版上，在2008年仅圣经的出版就达到380万册^[7]。中国的基督教回应着人民精神的需求，蓬勃的发展着。

施玮的“灵性文学”深深的扎根于基督教的信仰之上，乃是“灵魂拯救的文学”^[9]。她试图通过她的作品唤醒人们对生命的审视，对基督教的关注，从基督教的信仰上得到精神的慰藉。

^[1]白建军. 从中国犯罪率数据看罪因、罪行与刑罚的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 2010:2(148)

^[2]何兆熊. 中国自杀率高不高?——我说不高!. 学术论坛, 2008:2(159)

^[3]付红梅, 李湘妹. 当代中国的离婚态势分析和婚姻展望. 西北人口, 2008:2(55)

^[4] Rodney Stark. Counting China's Christians. Global Christianity, 2011:12(97)

^[5]邱永辉. “中国基督教研究”的研究报告——中国宗教报告(2009).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118

^[6]邱永辉. “中国基督教研究”的研究报告——中国宗教报告(2009).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188

^[7]段琦, 唐晓峰. 2008年中国基督教现状及研究——中国宗教报告(2009).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118

^[9]杨剑龙. 灵魂拯救的文学——论灵性文学小说集《新城路100号》.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 2011:1(37)

基督教有着它自己的信仰、价值和思想文化体系，对中国在社会发展进程有很大的作用。

首先，“摩西十诫”对中国社会的意义。“摩西十诫”是上帝通过摩西在西乃山颁布给以色列人民的诫命，也是当代基督徒所遵守的诫命。其中第一至第三条关于人与神的关系；第四至十条是关于人与人的关系，即人与社会的关系。四至十条的主要内容是：孝敬父母、不杀人、不奸淫、不偷盗、不做假见证、不贪恋别人的财物。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类似的提法，比如《二十四孝》中提到的对父母长辈的孝道，但是中国文化在诸多运动中已被破坏殆尽，其二，这些文化只停留在道德程度上，而“摩西十诫”则提升到宗教的高度上。对道德的约束力是根据个人的觉悟和素质决定的，是自我选择的；而宗教的约束力则对广泛的信徒有普遍的约束力。“摩西十诫”对中国犯罪、自杀、还有家庭婚姻都有一定的约束作用，可以成为中国法律的辅助工具结局中国社会、家庭多方面的问题。

从施玮的长篇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文人戴航、李亚、赵溟他们各自有着自己的罪，戴航对父亲的仇恨；李亚对父亲的离弃、做小白脸、嫖妓；赵溟对妻子和孩子的自私、清高自傲；秦小小对婚姻的背叛；陆氏姐妹对情欲、物欲的追求。他们的这些罪导致了他们在精神上得不到解脱，造成了对周边人甚至社会的巨大影响。戴航对父亲的仇恨，首先导致自己对婚姻的不信任，不敢走入婚姻殿堂；其次也给父亲在情感上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最终孤独终老，类似的还有李亚对自己父亲的离弃。在基督信仰中这都是违背了“摩西十诫”中“孝敬父母”这一戒。“孝敬父母”这一戒是紧跟前面神与人的三条诫命，是人在社会生活中的第一条诫命。并且这条诫命也是“摩西十诫”中唯一带应允的诫命，神允诺“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1]，即孝敬父母，神就祝福，得长命百岁。同时李亚在“性”上的放荡，使得他自己最后得了性病；秦小小的婚外情造成了情人杨修平家庭几乎破裂；陆文荫贪纵情欲，使得情人薛云飞被人枪杀。这与“摩西十诫”中“不可奸淫”一戒相违背。在《圣经》中“奸淫”的定义是“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2]而且“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3]。基督徒认为婚姻是神设立的，是神圣应当尊重的。所有禁止婚前性行为，以及婚后有第三者和离婚的行为。这样的观念有助于当今社会普遍存在的婚前性行为、未婚先孕、包二奶、离婚、单亲家庭等社会现象，同时也降低了社会性骚扰、性侵等诸多犯罪现象。

其次，基督教中爱的精神对中国社会的意义。当今中国社会人情冷漠、见死不救，家人之间亲情暗淡、认钱不认人，同事朋友之间友情稀疏、唯利是图、没有原则。“爱”是传统中国文化避而不谈的话题，但它却是基督教的核心和闪光点。基督教是爱的宗教，救赎是贯穿圣经的一个重要主题，在《圣经·约翰福音》中说道：“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4]，神因着爱给世人赐下了救赎，耶稣基督因为爱

^[1]新约圣经.南京：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2008.337

^[2]新约圣经.南京：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2008.8

^[3]新约圣经.南京：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2008.392

^[4]新约圣经.南京：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2008.161

走向了十字架，因此基督徒要彼此相爱，爱人如己。在《圣经》中对爱的阐述：“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1]。其里面包含着仁爱、谦虚、和平、公义、耻辱、宽容等。

2005年中国政府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特征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2]。“基督教的和谐理念集中在圣经中对‘和好’、‘和睦’、‘和平’的论述中”^[3]。而在《圣经》在对基督徒的教导中有与“公平正义”这一特征相同的观点：“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4]；“诚信友爱”对应的则是“摩西十诫”中的“不做假见证”和耶稣所倡导的“爱人如己”；基督教中倡导的“使人和睦”、“顺从”的教导则与“安定有序”相对应。从上面的比较中可以看到基督教《圣经》中的教导和中国所倡导的构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很多相同、相似的地方。因此基督教的信仰在很大程度上对中国构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作家施玮的小说始终不渝地站在基督教的角度不断在向人们揭示真爱、宽恕和人生的价值、真意，不断地告诉人们“我（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5]施玮的现象的出现也应该引起我们对信仰以及生命的思考。无论我们是否同意基督教的观点和立场，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宗教对人类的教化和对精神慰藉的强大作用，同时对人们行为的约束和社会道德秩序的维护、和谐社会的建设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第三节 施玮长篇小说“灵性写作”的缺憾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施玮的长篇小说作品当然也有其缺憾之所在。其最大难题乃是在处理生活、审美、叙事和信仰之间的复杂关系。基于对基督教信仰的虔诚，作者不愿对它有丝毫的怀疑，却被宗教的激情左右她的写作，将自己信仰的审美化，从而使得仪式化。作品中人神的对话中我们只看到神的启示与救赎而看不到人对神的怀疑与争辩。

在《放逐伊甸》中，作者塑造的人物都可以简化为对信仰的寻找，万事都是空虚的、不真实的，唯有等待与神相见的那一刻。作品中的人物都有长篇幅的对神的感悟，而这些感悟达到了作者本人对信仰宣扬的目的，但它却游离所塑造的人物本身之外，被忽略了丰富和立体的人性而成为宣教的工具。我们在见到神的救赎与大爱中却丧失了自身的人性化。

创作中理念的先行也是对小说的一种扼杀。基于基督教信仰的立场，作者的这三部作品都存在着一个基本的故事模式：无论之前是怎么样的生活，最后

^[1]新约圣经. 南京：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2008.299

^[2]胡锦涛. 深刻认识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 人民日报，2005.20:1

^[3]徐晓鸿. 以基督之爱重塑和谐精神. 天风，2007.9:36

^[4]新约圣经. 南京：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2008.564

^[5]新约圣经. 南京：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2008.187

总要与“真光”相遇得到救赎。虽然作者在写作中运用各种故事模式的构造形式和对人物母题的选择，却依然掩饰不了这一写作模式的单一性。

“灵性文学”的写作在长篇小说上的运用可以说是新生儿，在很多方面还不够成熟，需要在今后的写作实践中进一步的改进和提高。但是它在文学艺术与基督信仰上的结合等方面的常识是应该肯定的。



结语

施玮的长篇灵性小说《放逐伊甸》、《红墙白玉兰》和《世家美眷》在中国文坛上是新兴的。她将中国的语言文字、西方《圣经》故事模式和基督教的价值观融为一体，“中西合璧”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个动人的故事。这些故事不仅仅停留在悦人耳目的层面上，它也引起了人们自身对精神生活、对灵魂的深思。同时也是对当今文坛上出现的一些不良风气：作品商品化、世俗化等的控诉，和文学对社会责任承担的一种呐喊。

当然作为新兴的文学写作概念在小说上的运用，在很多方面还不尽完美。但是对于施玮的勇敢尝试是值得肯定的；对于中国基督教文学在她的努力所取得的令人鼓舞的成绩也是值得赞美的；对于中国社会建设和发展的意义是长久。她笔者施玮在中国现当代基督教文学史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杰出贡献，同时也相信施玮今后会有更好、更成熟的小说作品呈现在读者面前。



参考文献

- [1] 施玮.柔若无骨[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
- [2] 施玮.生命的长吟[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
- [3] 施玮.放逐伊甸[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
- [4] 施玮.红墙白玉兰[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
- [5] 施玮.世家美眷[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
- [6] 基督教词典[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
- [7] 乐峰.基督教文化面面观[M].山东：齐鲁书社，1991.
- [8] 旧约圣经[M].南京：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2008.
- [9] 朱维之.基督教与文学[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
- [10] 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 [11] [德]伊爱莲.一生之久的工作：〈和合本〉翻译 30 载[M].蔡锦图译.香港：汉语圣经有限公司，2003.
- [12] 陈映真.世界百位作家谈写作[M].延吉：延边出版社，2004.
- [13] [英]伊顿.丁道尔旧约圣经注释•传道书（蔡金玲译）[M].台北：校园出版社，1987.
- [14] 陈独秀.独秀文存[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8.
- [15] 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M].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84.
- [16] 秦家懿.孔汉思.中国宗教与基督教[M].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97.
- [17] 穆旦.穆旦诗全集[M].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
- [18] 王蒙,王干•王蒙王干对话录[M].桂林：漓江出版社,1992.
- [19] 季玢.野地里的百合花[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 [20] 洪子诚.当代文学概说[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
- [21] 海子.海子诗全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
- [22] 王运熙、周锋.文心雕龙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 [23] 毛华兵,童辰.文学的宗教拯救及其限度[M].长春：作家杂志，2010.5：4.
- [24] 刘忠.性灵文学四问[M].新加坡：新加坡青年书局，2009.
- [25] 刘丽霞.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历史存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 [26] [美]Nels F.S.Ferre.Christ and Christian[M].纽约：Harper and Brothers press，1958.
- [27] [法]雨果.雨果论文学[M].柳鸣九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 [28] 张鹤.放逐伊甸•附录:漂泊是宿命与回归的坦途[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
- [29] 吴光正.中国古代小说的原型和母题[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 [30] 唐晓峰.2008年中国基督教现状及研究——中国宗教报告(2009)[J].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118.
- [31] 张炯.攀向高峰的艰难[J].文学评论,2004(7):4.
- [32] 杨剑龙.论“五四”知识分子与基督教文化[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38(3):4.
- [33] 谢有顺.救赎时代——北村和先锋小说[J].哈尔滨:文艺评论,1994(1):2.
- [34] 叶蓉,Jana Benická[斯洛伐克].论《圣经》对文革后几位朦胧诗人的影响[J].杭州: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34(2):78.
- [35] 杨剑龙.论“五四”知识分子与基督教文化[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38(3):4.
- [36] 陈独秀.警告青年[J].新青年,1917.
- [37] 北村.我与文学的冲突[J].沈阳:当代作家评论,1995(4):66.
- [38] 施玮.开拓华语文学的灵性空间——“灵性文学”的诠释[J].海口: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6.
- [39] 杨剑龙.灵魂拯救的文学[J].徐州: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11(12):37.
- [40] 徐晓鸿.以基督之爱重塑和谐精神[J].天风,2007(9):36.
- [41] 邱亚雷.荆棘中盛开的百合——解读施玮诗集《歌中雅歌》[J].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3:2.
- [42] 刘光耀.生命:从诗歌、梦想到重生的跋涉——施玮诗集《歌中雅歌》简评[J].作家,2012:29.
- [43] 刘敏.论基督教文化与《红墙白玉兰》的对位[J].河北工业大学学报,2013:3.
- [44] 刘敏.爱是绝途中行走——读施玮长篇小说《红墙白玉兰》[J].安徽文学,2009:8.
- [45] 王文胜.论施玮《斜阳下河流》的基督教立场[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报,2009:3.
- [46] 胡锦涛.深刻认识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N].人民日报,2005(20):1.
- [47] 施玮.姑苏旧时韵[J].先锋新书写.北京:世界华人周刊,2013(2):3.
- [48] 江少川.灵性文学的实践者——施玮访谈录[J].世界华人周刊,2013.8.
- [49] 从新强.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当代文学[D].[博士学位].济南:山东大学文学系,2003.
- [50] 程莹.论北村小说创作与基督教[D].[硕士学位].武汉: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2008.
- [51] 余卉.论池莉小说世俗化的审美风格[D].[硕士论文].长沙: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2009.
- [52] 朱叶熔.灵性视域的施玮小说创作论[D].[硕士论文].上海: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2011.
- [53] 谭桂林.邓曾.是谁折了天使的翅膀.歌中雅歌
[DB/OL].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2116710100bt8a.html,2014.1.8.
- [54] 施玮.施玮文库[DB/OL].<http://www.shiwei.org>,2013.12.5.

致 谢

回首两年学习时间，犹如白驹过隙，感叹时光的飞逝。这两年是最繁忙的，也是充实的，更是有意义的，对此心中充满感恩。

首先感谢我的导师马华祥教授。我并不是一个天资聪颖的学生，在学习和论文写作上，苦难、疑惑重重。令我感恩的是马老师平易近人的学者态度和对我的循循教诲。论文上大到谋篇布局，小到注释、标点他都耐心地给我一一指正。

其次我要感谢施玮女士。因为研究资料的欠缺，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和她进行联系。当听说我要研究她的小说，她非常热情地给我提供帮助。想不到我生平接触的第一个名人是如此的和蔼谦卑。

再次，我要感谢我的家人、朋友和同学，在学习上给我的支持和鼓励。如果没有他们，也许再次跨入校园的底气也没有。

我向各位曾经向我提供帮助的老师、家人、朋友再次表示深深的感恩，感谢你们让我看到了世上最美好的事物——爱，师生之爱、亲友之爱。

韦元凯

2014年3月

ประวัติผู้เขียน

ชื่อ - สกุล MR. WEI YUANKAI (韦元凯)
วัน เดือน ปีเกิด 1 มกราคม 2530
ที่อยู่ปัจจุบัน 927/50 ถนนเศรษฐกิจ 1 ตำบลมหาชัย
อำเภอเมือง จังหวัดสมุทรสาคร 74000

ประวัติการศึกษา

พ.ศ. 2553 คณะศิลปศาสตร์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แม่โจ้
ศิลปศาสตรบัณฑิต (พัฒนาการท่องเที่ยว)

ประวัติการทำงาน

พ.ศ. 2553 - ปัจจุบัน ครูสอนภาษาจีน โรงเรียนมหาชัยคริสเตียนวิทยา

